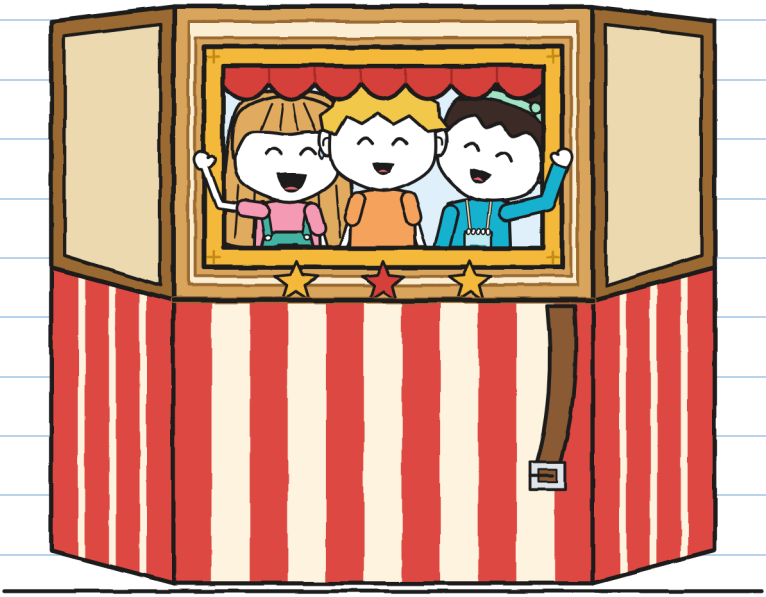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能快递 · 6

一个地方，给 三个人

LinguAula



（古尼的笔记本）

尺码 S
初级 · 7+

不可能快递 · 6
一个地方，给 三个人

文字与插图：LinguAula

尺码 S · 初级 · 7+

中文版：LinguAula

第一版：2026

© 2026 LinguAula · info@linguaul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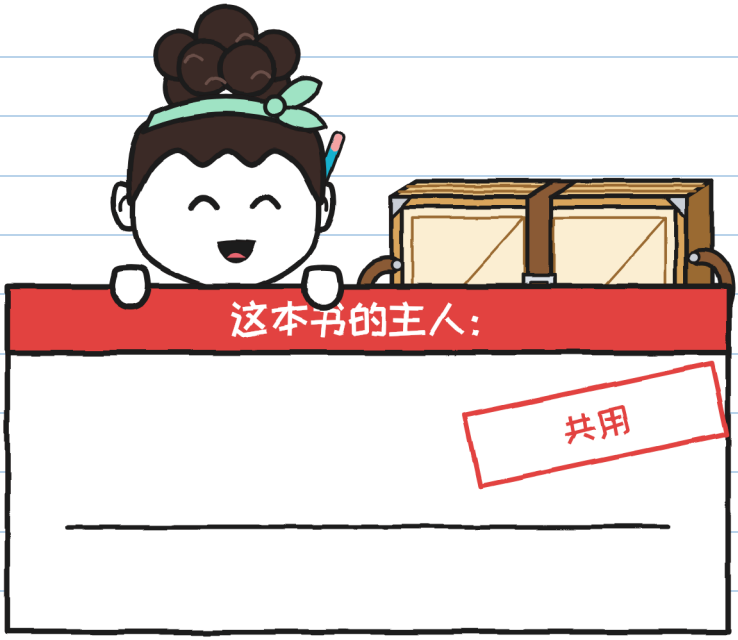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
系列的第六本书。前面几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《打雷前不要打开》《请退回》《面包屑，别在这儿！》《一个蛋糕，给两个人》。

LinguAula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

三个人抬。我已经挑好提手了。 —J.



共用。我们都容得下。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请折好还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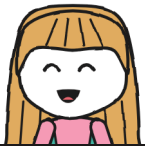
只在故事里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。真的龙并不存在。包裹也不会飞回来。真正的搬运，请翻到第76页。—J.

谁是谁



古尼。用厘米量东西。这个星期，他还数着另一样东西。



胡莉塔。认得路。要她讲清楚，是另一回事。



诺娅。胡莉塔以前就有的朋友。用步子量东西：步子随身带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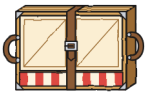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。管戏剧工作坊。她不说怎么走：她说“停”。



托尼奥。闪电快递的，也是店里的。他计时，不发表意见。几乎吧。



玛拉。把包裹借出去。箱子她不放手。



6号。一个装得进箱子的剧场。要是没人拉住绑带，它想在哪儿打开就在哪儿打开。



R.。寄件人。这一回，在一份清单里留下了一行字。

送货笔记本 6
古尼的

共用。



5号笔记本的结尾是表盘上的两根指针。这一本是橙色的，像一个橘子。上面也盖着店里的印章。

第一页我写了一个词。我留了半页空着，以防万一。它连一分钟都没空着。

第一页，我用我的字共用了。 —J.

第1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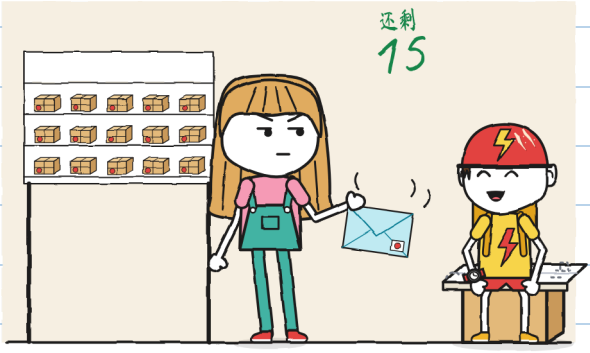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要三个人？

星期一，我放学了。胡莉塔拿着一个信封在柜台边等我。不是绿的，也不是蓝的。是青绿色的，而且没拆开。

“是邮递员送来的。上面写着‘致不可能快递店’。我没拆，已经有一阵子了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二十八分钟，”托尼奥在他的箱子上看着表说，“街区纪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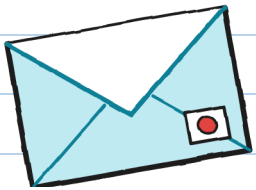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是我的。不是我的信封，沉三倍。 —J.

玛拉用指甲把它拆开了。

我是艾琳，社区活动中心戏剧工作坊的负责人。
更新清单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行字：
“折叠小剧场：待接收。”
请问贵店有吗？
31号星期六是街区挑战赛。
如果小剧场能折好送到我们的院子，
由一支三个人的队伍抬来，我当场就签收。
诺娅的队里有三个人的地方，眼下只有她一个。

胡莉塔：是我！我现在在搞戏剧。
带个人来，懂包裹的。 —诺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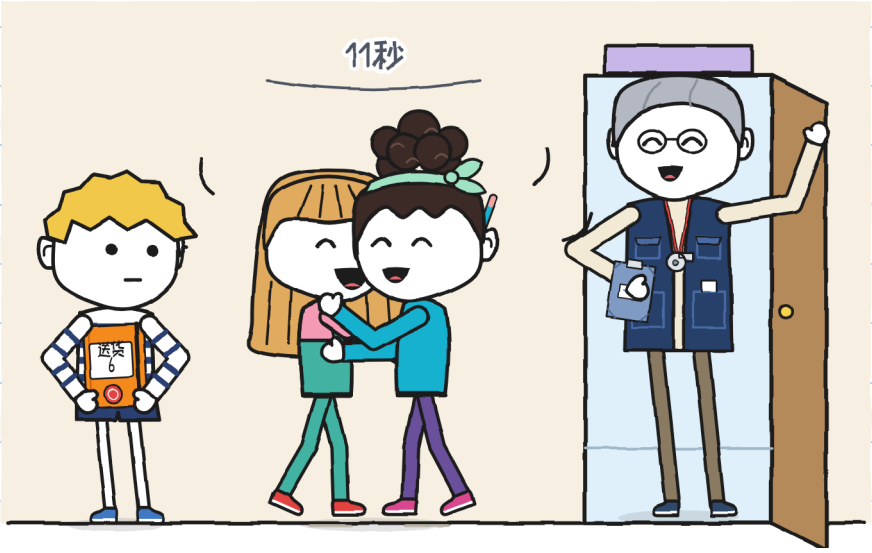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一个人，懂包裹的。”那说的是我。“懂包裹”，我喜欢。“一个人”，就不那么喜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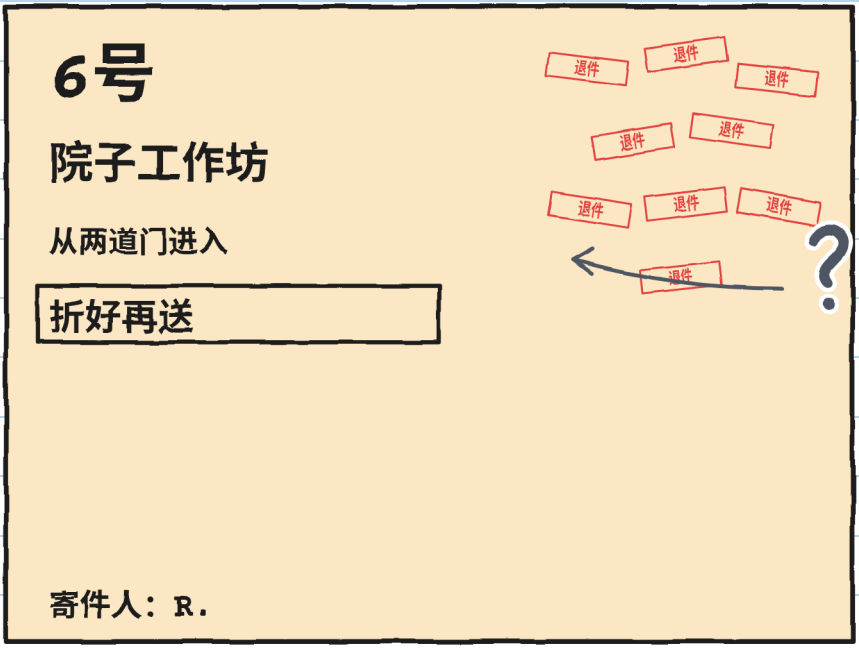
五点钟，艾琳和诺娅来了。艾琳带着一个文件夹，一件有口袋的马甲，脖子上挂着一只哨子。诺娅挂着一本小本子，耳后夹着一支青绿色铅笔。

胡莉塔和诺娅抱了很久。我来得及量一量：十一秒。我站在一边，手里拿着笔记本。笔记本也有这个用处：让手里有点东西。

“这是古尼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他懂包裹。”
“你好，懂包裹的古尼，”诺娅说。她把我的名字记在了她的小本子上。



玛拉踩上小凳，从架子，就是放东西的隔板上，取下6号。一个箱子，跟别的箱子一样。



“九个印章，”胡莉塔说。
“‘两道门’，”诺娅念道，“哪两道门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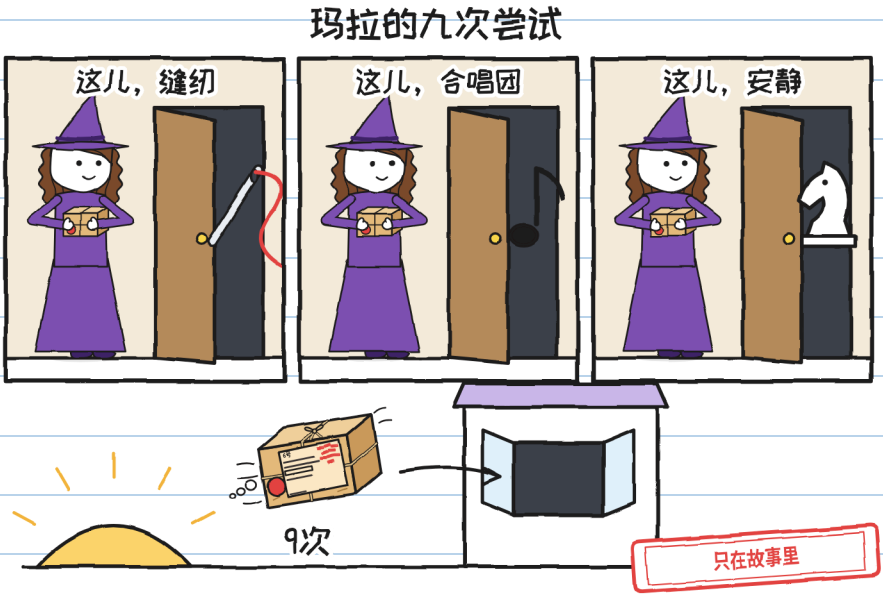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不知道。玛拉也不知道。我把它记了下来，后面画了个问号。

“我送过九回，”玛拉说，“星期一，缝纫组给我开门。星期三，合唱团。星期五，象棋组。‘工作坊？不是这儿。’没有人肯为一个工作坊签收。”

“戏剧是在院子里排练的，”艾琳说，“那儿没有门铃。”

艾琳打开文件夹，给玛拉看一张有印章的纸。

“现在工作坊登记在册了：‘戏剧工作坊。负责人：艾琳。’现在有人签字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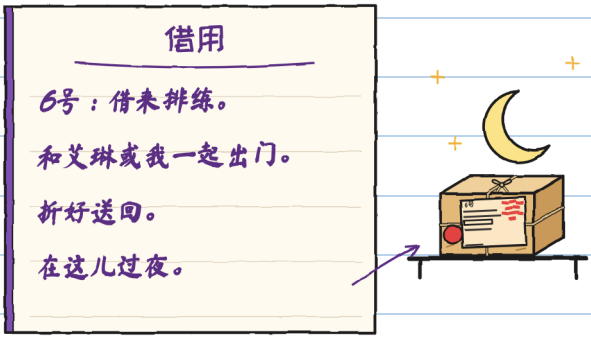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现在有人签收了，玛拉为什么不把它装在箱子里送去呢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装在我的箱子里，我已经送过九回了，”玛拉说，“现在条件由收的人来定。”

“折叠小剧场是用来带到各个广场去的，”艾琳说，“我的孩子们得搬得动它，在街上。要是搬不动，对我就没用。对我没用的东西，我不签。”

“这话我在一家面包店听过，”玛拉说。她把条件记在了送货登记簿里。标签留在箱子上。箱子留在玛拉那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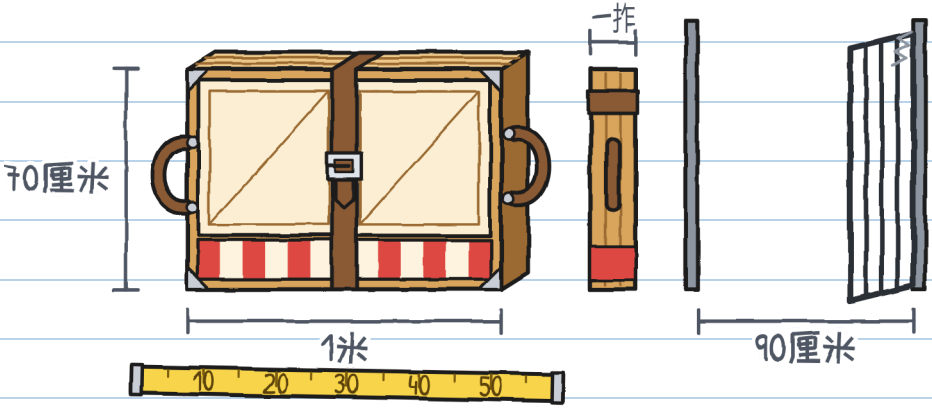


它睡在自己的架子上。天亮时，它不会从哪儿飞回来。它还停在九个印章上。我问过了。 —J.

星期二，我们去了社区活动中心的院子。从人行道进去，要过一扇铁栅门。它会自己关上。

玛拉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拿掉盖子。小剧场出来了，长大了，就像艾利亚的架子。我已经不害怕了。我掏出卷尺。

6号的尺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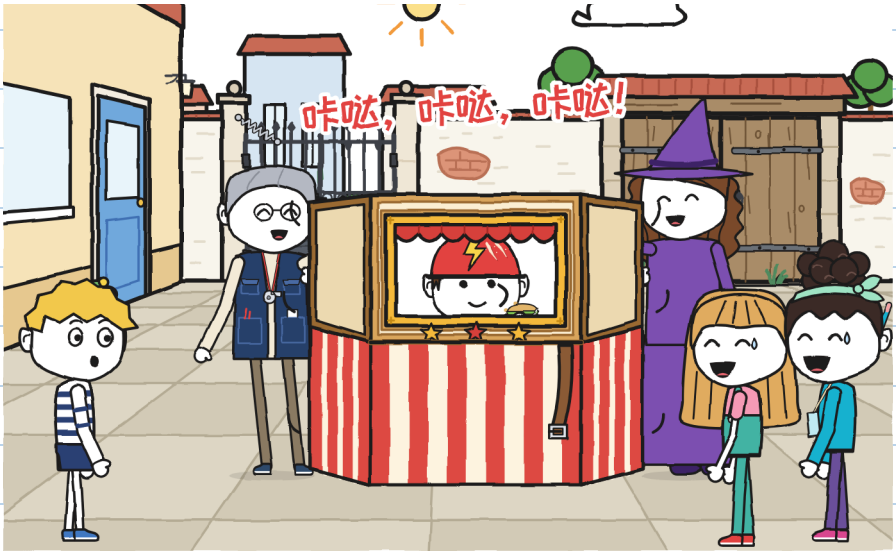


侧着放，它过得了栅栏门。那是容易的部分。

艾琳想看看它是不是齐全的。她松开绑带，把那一大捆转了个身。板子凭自己的重量自己打开了：咔哒，咔哒，咔哒。那是一个三面墙的舞台，一幅短幕布，后面有一扇带框的窗。

从窗口能看见托尼奥。他拿着一个三明治路过。他嘴里塞得满满的，没法打招呼。

“是齐全的，”艾琳说，“工作坊的规矩：手要放在提手上。永远不要放在合页上。每次转弯，都要有人拉住绑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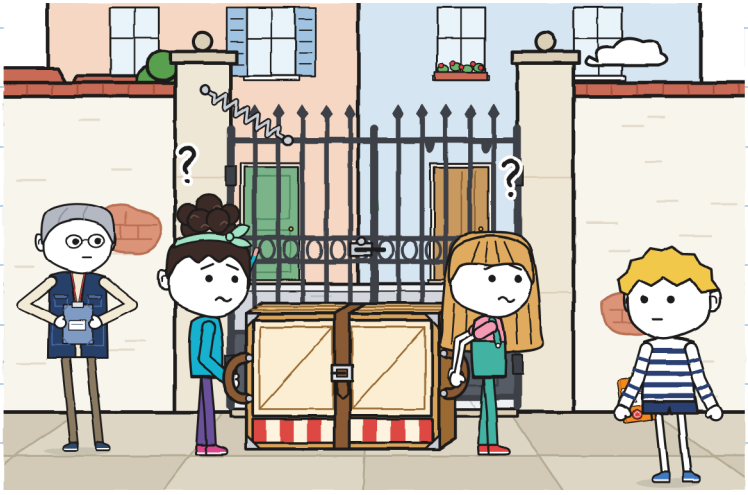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和玛拉把它折了起来，扣好绑带。

“我们来试，”胡莉塔说。诺娅已经站在另一个提手旁边了。

她们数到三，把它抬了起来。抬得动。她们绕院子走了一圈。走到了栅栏门。门是关着的。

胡莉塔看着它。诺娅看着它。她们有四只手，四只手都占着。

我在两米外，两只手空着，还有一个笔记本。



我用后背顶住了栅栏门。她们过去了。艾琳在文件夹里记了点什么。

那天下午，我发明了这本笔记本里的仪器。

三人计

每一段路，谁做什么

	抬 	指路 	开路 
院子，第一次尝试	胡莉塔和诺娅	胡莉塔和诺娅	
院子，第二次尝试	胡莉塔和诺娅	胡莉塔和诺娅	古尼

两个名字重复，一个格子空着：不能通过。三个格子都填满了，就能通过。

我还记下了另一件更小的事：“栅栏门，一块石头也能顶住。”

还得弄懂那张标签。

“两道门，就是栅栏门的两扇门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得把两扇都打开，”诺娅说。

“我们可以先量一量围墙，”我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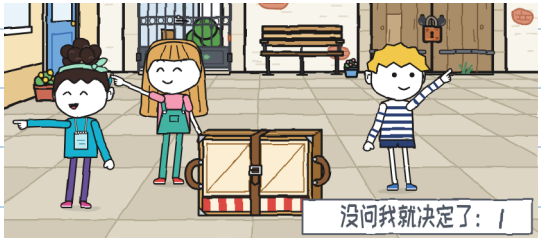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三个指了出去：胡莉塔，栅栏门；诺娅，活动室；我，街道。

“回头再说，”她们俩说。

我一个人去了。在围墙后面，我发现了一样东西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她们正在笑一件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。我张开了嘴。

“已经定了，古尼，”胡莉塔说，“就是两扇门。”

我闭上了嘴。也合上了笔记本。



那道小杠，我两天以后才看到。是我的。—J.

第 2 章

谁认得路？

星期三是第一趟路：从店里到院子，走街上。我到的时候，三人计已经填满了。用的是绿笔。

“你和诺娅抬，”胡莉塔说，“我指路：我认得路。我走在前面，所以我开路。”
“我们是路上想好的，”诺娅说。

绿色的不擦。第二道小杠。

三人计

	抬	指路	开路
院子，第一次尝试	胡莉塔和诺娅	胡莉塔和诺娅	
院子，第二次尝试	胡莉塔和诺娅	胡莉塔和诺娅	古尼
店 → 院子	古尼和诺娅	胡莉塔	胡莉塔

没问我就决定了：||

“出发之前，我们画一张平面图好吗？”我说，“把转弯编上号。”

“不用平面图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一路直走，走到瘸鱼那儿。”

诺娅笑了起来。胡莉塔也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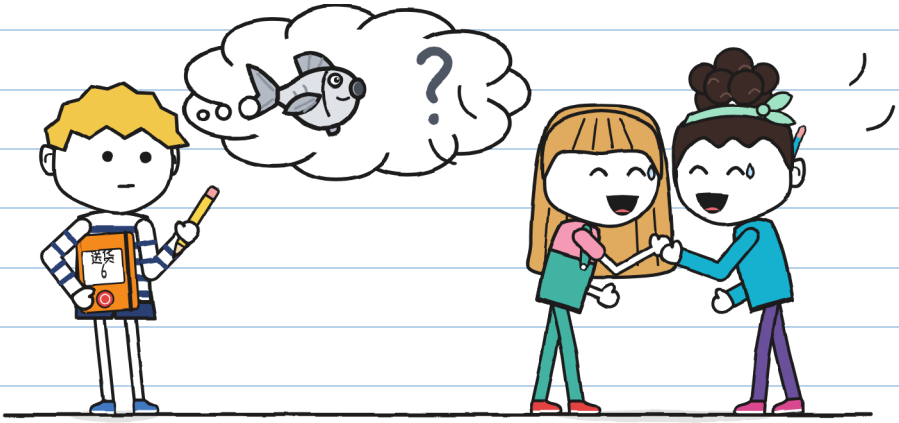
“哪条鱼？”

“瘸鱼就是瘸鱼，”诺娅说。

“说来话长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而且特别精彩，”诺娅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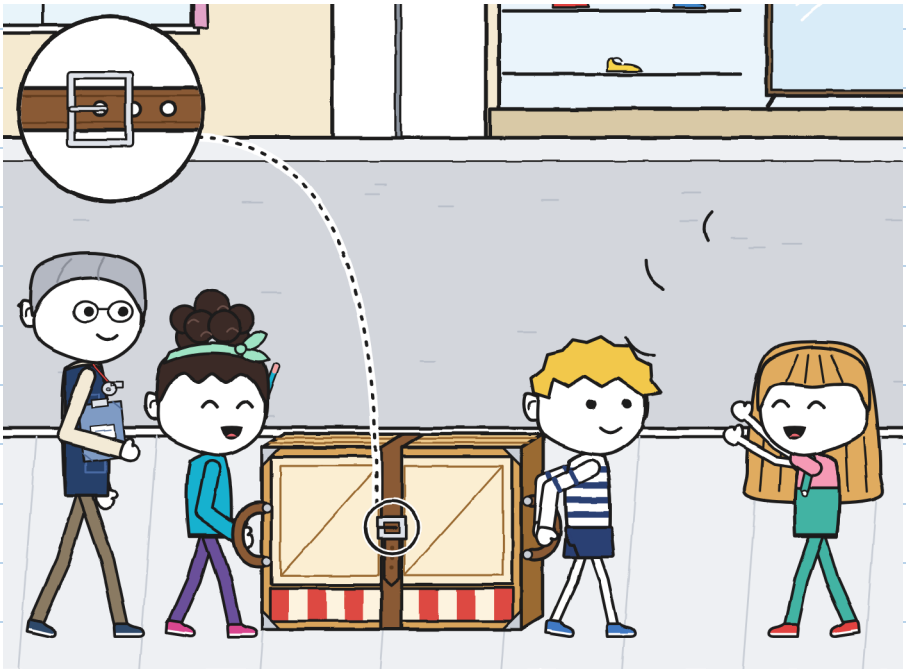
她们没有讲给我听。第三道小杠。



玛拉在店门口把小剧场从箱子里拿了出来。诺娅把绑带扣在第一个孔上。

“这样到了院子里解开得快。”

我走在前面，诺娅走在后面。前面能看见街道。后面只能看见小剧场。艾琳走在最后，拿着文件夹和哨子。她不说怎么走。每到一个路沿，她就说“停”。



胡莉塔开路开得很好。

“借过，有个剧场过来了！”

鞋店阿姨走到门口来看。一位先生带着一条狗，在一个楼门口等着。很远的地方，在街区的另一边，响起了一阵铃声。叮铃。

“闪电正在排练他们的挑战，”诺娅说，“他们骑自行车，带着一个信封。我们走路，带着这个。”
“带着这个不能跑，”艾琳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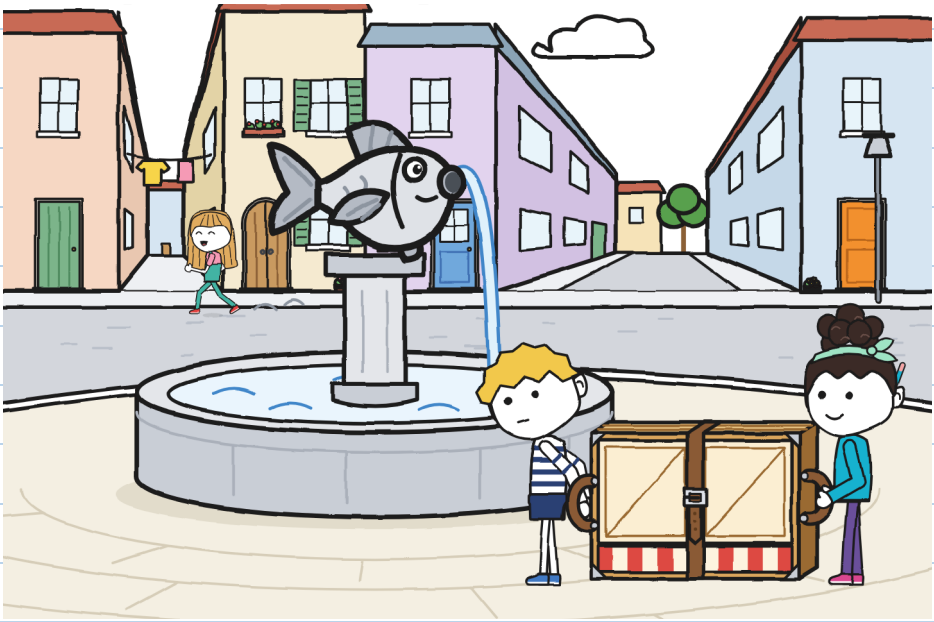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来到喷泉小广场。胡莉塔回过头，喊出了指示。然后朝着中心跑去，好扶住栅栏门。

“到癞鱼那儿，拐弯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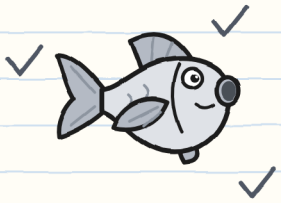
她已经不见了。

喷泉中间有一条石头鱼。我仔细看了看。从我这一边看，它所有的鳍都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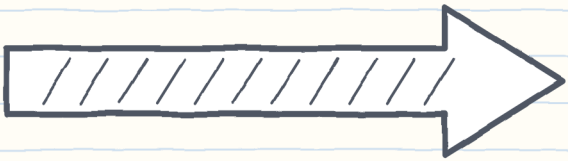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想得很快。这可不是我的强项。

喷泉里的鱼：鳍都看得见，一个不缺。
不是瘸的。
还会有另一条鱼。



拐弯：往哪边？
左边，窄街。
右边，宽街。
小剧场走宽的地方更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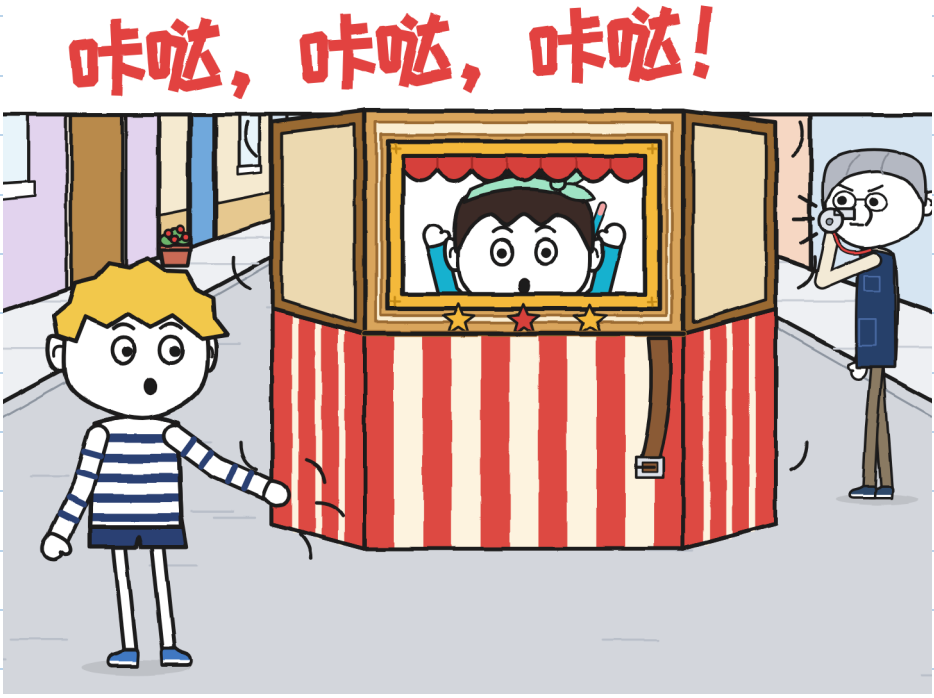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现在拐吗？”我朝后面问。
“到瘸鱼那儿！”诺娅在小剧场后面说。

我接着找另一条鱼。没有。我向右拐了。

没有人说“转弯”。没有人拉住绑带。第一个孔的搭扣撑不了多久。
咔哒。咔哒。咔哒。

板子慢慢地打开了，一块接一块，围着诺娅。艾琳吹了哨子。然后，街中间有了一个剧场。里面，是诺娅。
“你好，”她从窗口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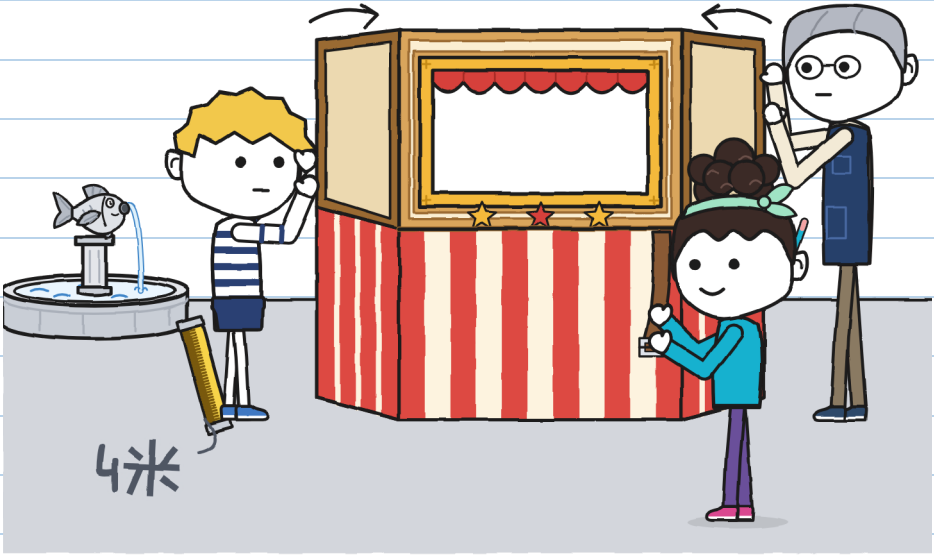


艾琳看了看诺娅的手。然后看了看我的。都好好的。板子很轻，打开得很慢。

“谁指路的？”她问。

没有人回答。指路的是胡莉塔。她正在两条街以外扶着一扇栅栏门。

艾琳和我把小剧场折了起来，手放在木头边杆上。我量了一下：从我的脚到喷泉，四米。



胡莉塔跑着回来了。

“可是明明是在瘸鱼那儿！”

“哪条瘸鱼？”

“那条！在左边。一直都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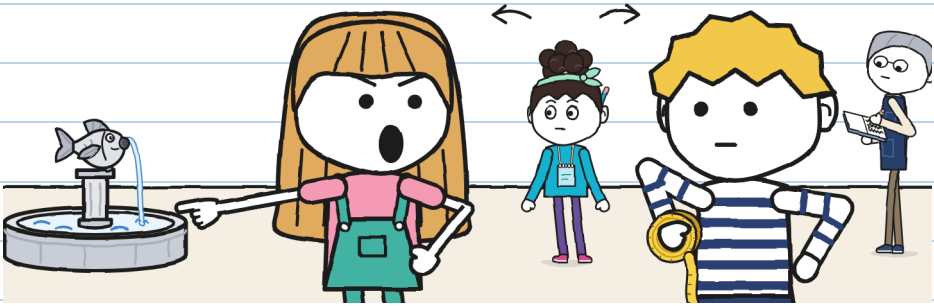
“‘一直’，是我还不在的时候。”

胡莉塔转向艾琳。

“是古尼迷路了。”

我没有迷路。我知道自己在哪儿：离喷泉四米。我刚刚量过。

这件事她们也是没问我就决定了。第四道小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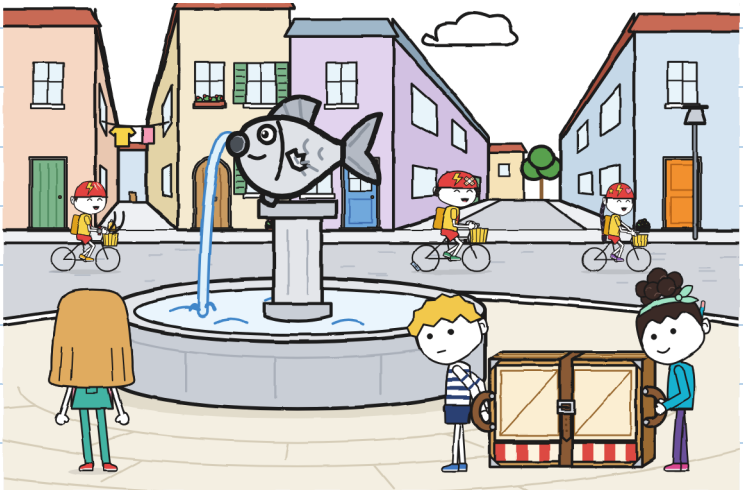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大声说的，还当着别人的面。我知道。—J.

她们让我看了鱼的另一面。它少了一片鳍，左边的那片。要注意到它，得先知道它不在。

我们把转弯重走了一遍。第一次，我说“转弯”说得太早。第二次，太晚。第三次成了，可是没有人说话。

这时闪电从街上过去了：佐伊、布鲁诺和托尼奥，排成一列，手握着车把。拐角处叮铃一声。他们绕着喷泉转了一圈，没有刹车，也没有碰到彼此。

“第一站，一次就过，”托尼奥经过时说。



我们到院子的时候，几乎天黑了。玛拉把小剧场收进她的箱子，把箱子带到了店里。

我把今天的事记在三人计上。三个格子都有名字。可是街上开出了一个剧场。三人计少了点什么。我不知道是什么。

三人计

	抬	指路	开路	
店 → 院子	古尼和诺娅	胡莉塔	胡莉塔	
店 → 喷泉	古尼和诺娅	胡莉塔	胡莉塔	打开了，重来3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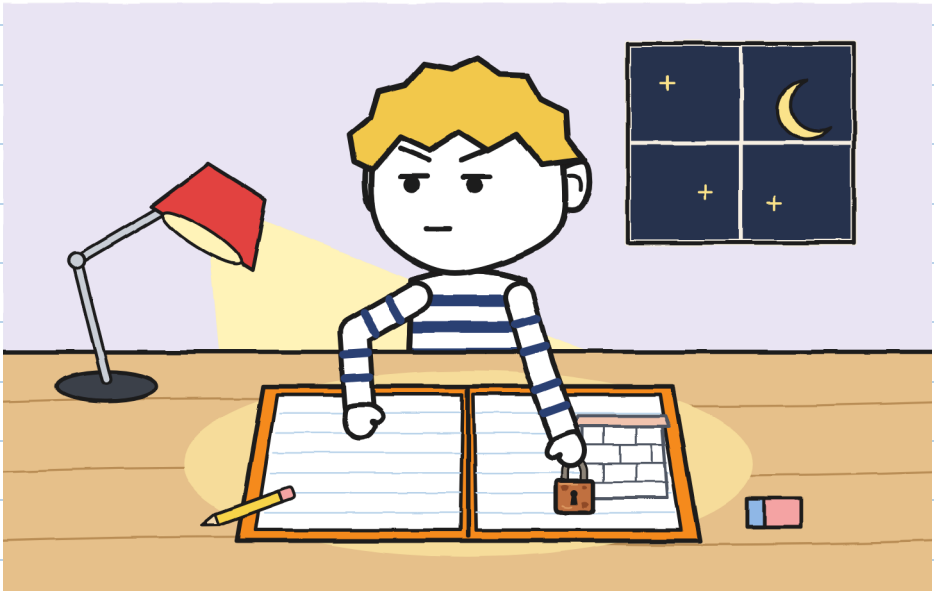
?

我的名字在那一行里出现了两次。而我，两次都不在。 —J.

回到家，我在最后一页画下了星期二在围墙后面发现的东西。虽然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还是用手把它捂住了。

我想：“明天她们还会出错。到时候我再拿出来。”

我觉得这是个好计划。连时间都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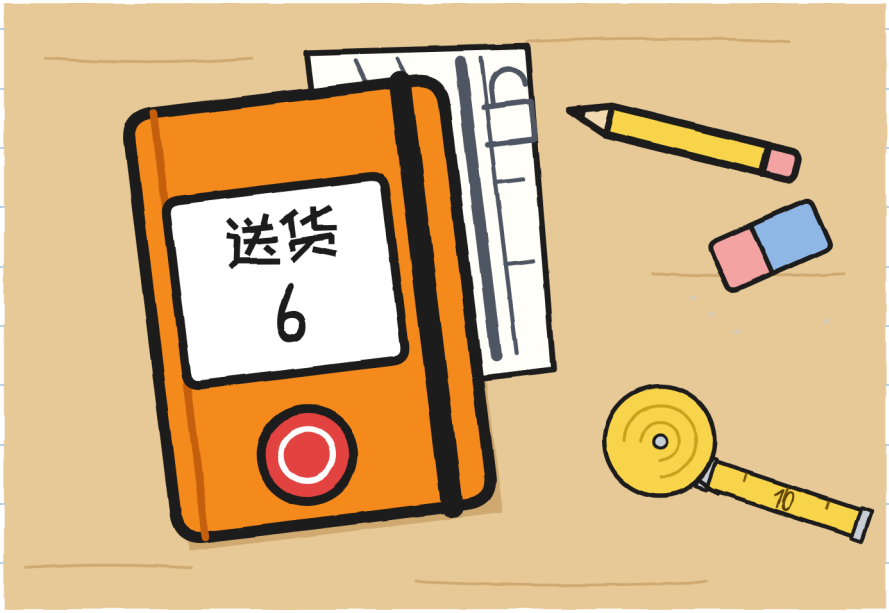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页我是星期四读的。我不喜欢。我星期三写的那页，也不喜欢。—J.

第 3 章

古尼的平面图管用吗？

那天晚上，我把整张平面图画完了。从上面看的院子，量好的围墙，栅栏门，喷泉，三段路。还有，在背面，星期二的发现。

画出来是一张很好的平面图。我把它折成四折，放进了笔记本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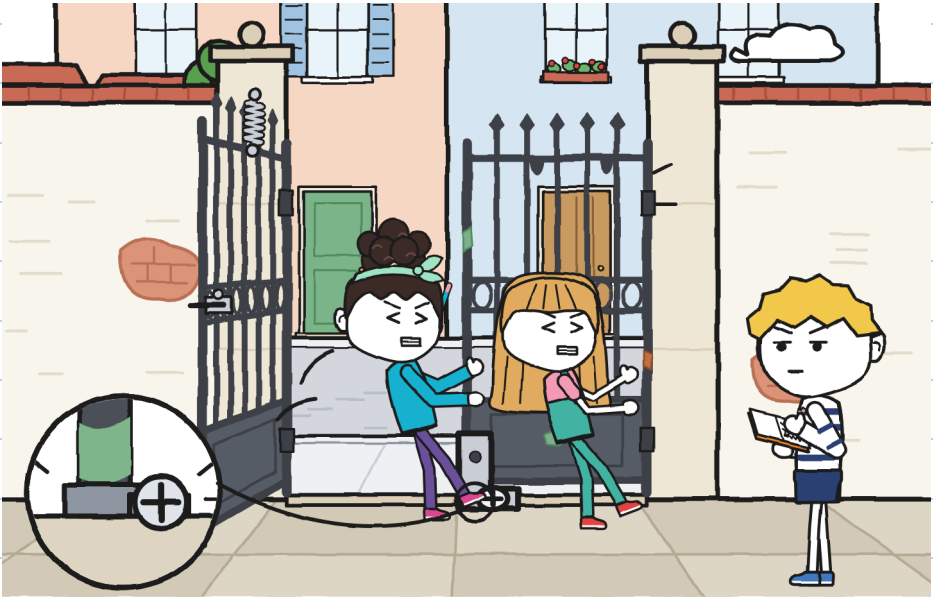
星期四，在店里，诺娅在数步子。
“从门到路沿，六步。从路沿到路灯，十一步。”
“那要用卷尺量，”我说。
“我用步子量。我的步子随身带着。”

我给诺娅量了一步：五十八厘米。她把它记在了小本子上。我记在了笔记本里。胡莉塔看着我们。我们是两只指着同一个时间的钟。
我以为诺娅会是另一个胡莉塔。她不是。诺娅会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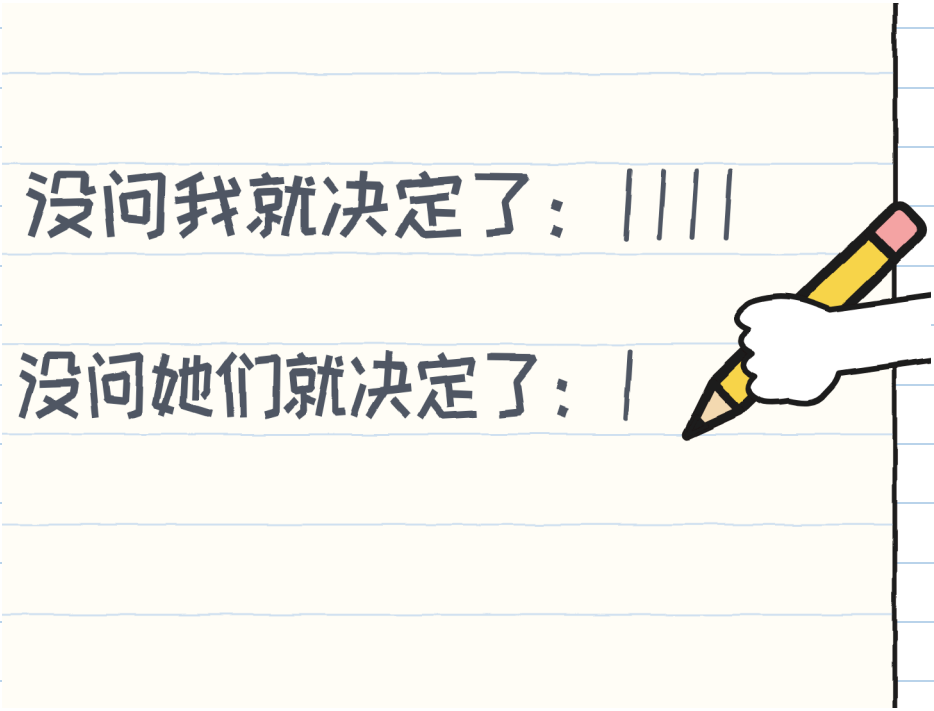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和艾琳去了院子。胡莉塔和诺娅想试试她们的想法：把栅栏门的两扇都打开。
第一扇能自己打开，自己关上。第二扇没有打开。它被漆粘住了，还有一颗螺丝把它钉在地上。

“那这样，标签就是错的了，”胡莉塔说。
“肯定是，”诺娅说。
她们两秒钟就定了。我掏出铅笔，要画小杠。这是第五道。



我没有画。

我看着那一排小杠。少了一道，是我的。星期二，在围墙后面，我没问任何人，就决定了一件事。我决定了不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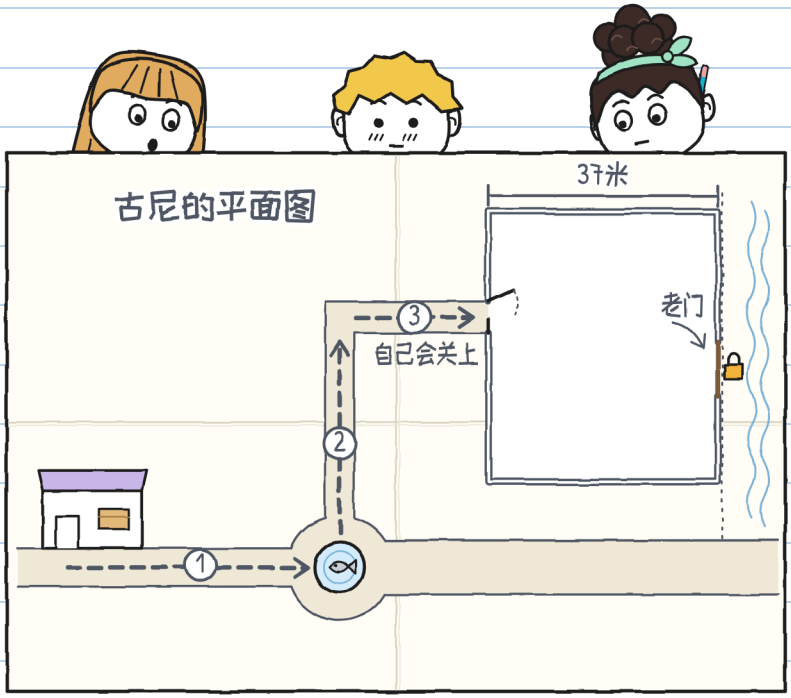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标签没有错，”我说。我说得比我想的要大声。“院子还有另一扇门。在后面，运河小巷里。又旧，还挂着一把锁。我星期二找到的。”

我拿出平面图，在小剧场上把它展开。

“星期二？”胡莉塔说。

“星期二。我把它留着，好以后证明我是对的。”



谁也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。我量了一下：很久。

“好吧，”诺娅说。她把那扇门抄到了自己的地图上。

胡莉塔没有说“好吧”。她的一只脚在动。

“昨天我们太需要这个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院子里没有可以躲起来的地方。我也没去找。我带着摊开的平面图站着。



我没说“好吧”，因为那还不是真的。 —J.

我们和艾琳一起去看那扇门。诺娅数了围墙：六十四步。我早就量过了：三十七米。结果一样。

老门是木头的，两扇，宽得像巨人的床。锁上的锈，比锁还多。

“已经关了好多年了，”艾琳说，“我见到它，一直都是这样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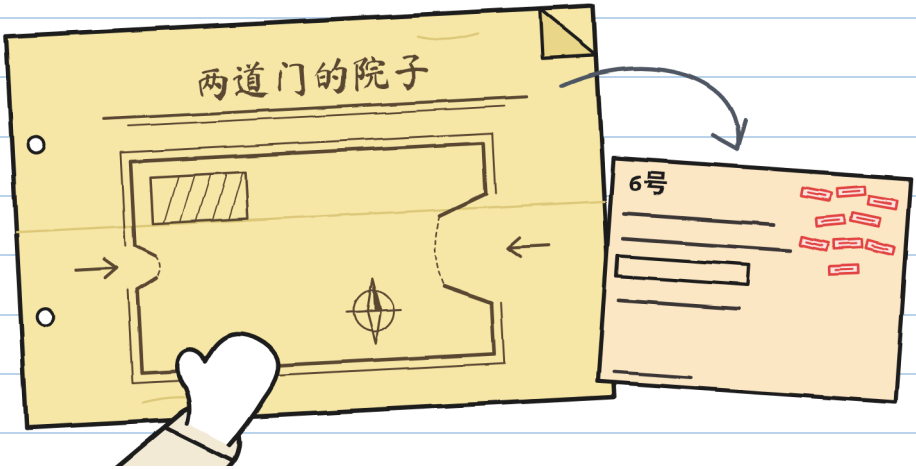
艾琳翻了中心的登记册。她找到了一页黄色的纸。

“在这儿。这扇门还在用的时候，进院子有两个地方：栅栏门，或者这里。他们管这个院子叫‘两道门的那个’。而所有的团体里，只有戏剧是在院子里排练的。”

“那这张标签就不是谜语了，”诺娅说。

“是个地址，”我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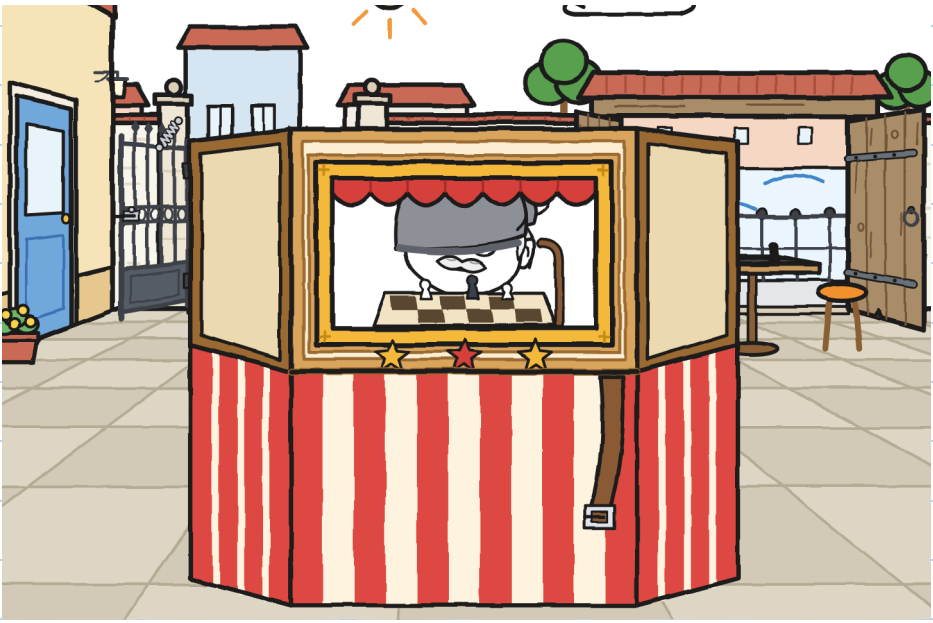
“院子工作坊。从两道门进入。”写得没错。只是旧了。



玛拉后来说，她看到过那把锁九次。她以为一扇关着的门不算数。——J.

钥匙在文件夹里的一个信封中：“老门。不要弄丢。”艾琳打开了锁。门发出一声像船一样的响声。

在院子里，下象棋的人把桌子摆在太阳底下。艾琳把小剧场打开放在中间。她想看看它在两扇门之间还剩多少地方。绰绰有余。
从小剧场的窗口能看见安东尼奥先生，贝雷帽盖在眼睛上。他正在想一步棋。还打着一点呼噜。



“星期六我打开两扇门，”艾琳说，“自行车从老门进，从运河小巷过来。步行抬东西的，从栅栏门进。这样就不会撞上。”

“可是老门更宽，”胡莉塔说，“而且它不会自己关上。”

“栅栏门才是你们的。如果工作坊把小剧场带到某个广场去，会有更糟的门。”

胡莉塔张开了嘴。她看看诺娅，又看看我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这是整个星期的第一次。我把它连日期一起记了下来。



我说栅栏门，但要先练习。诺娅也是。胡莉塔说好吧。这一回有一半是真心的。

后来我们改了三人计。它的三个格子，没有一个能用在星期三的事上，也没有一个能用在我的事上。

三人计（有四格）

	抬	指路	开路	提醒
院子，第二次尝试	胡莉塔和诺娅	胡莉塔和诺娅	古尼	古尼，不是
店 → 喷泉	古尼和诺娅	胡莉塔	胡莉塔	没有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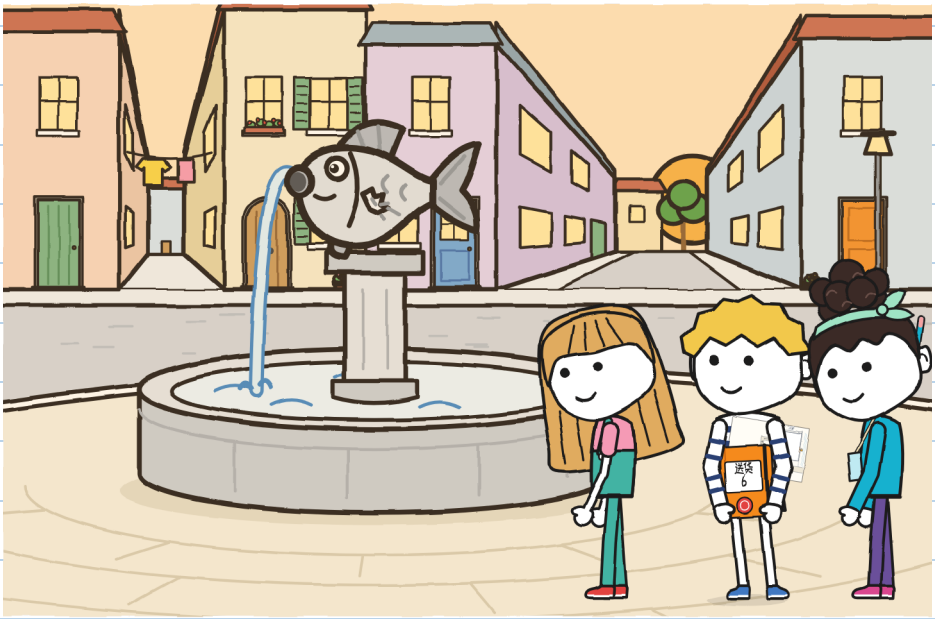
提醒：说出自己知道的

三人计有四个格子。我不抱怨。第四个是我最难做到的。——J.

我们从喷泉回去。我停在鱼的前面，在它瘸的那一侧。

“你们给我讲讲那个故事吧？”
“说来话长，”胡莉塔说。
“星期六，”诺娅说，“要是我们到得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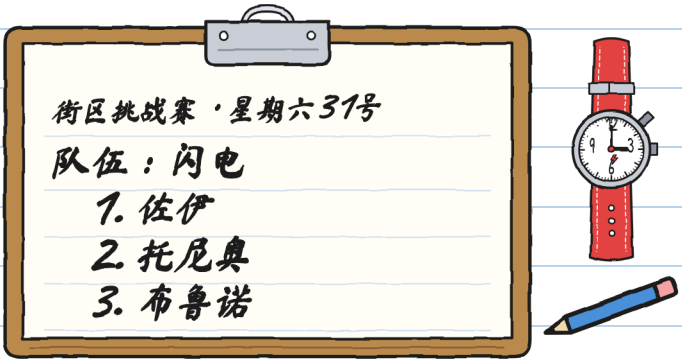
那不是拒绝。我把平面图放进笔记本，这一次没有折。半张平面图露在外面。



第4章

谁都能指挥吗？

星期五，托尼奥来到店里。他带着表、一支铅笔和闪电的报名表。



“是佐伊写的，”他说，“布鲁诺把自己的名字念给她：‘布鲁诺，布料的布。’”

“那佐伊呢？”

“她写了：布鲁诺。布料的布。”

托尼奥坐到他的箱子上，把表归零。

“今天我量时间。不发表意见。我记下什么需要重来。”

诺娅的主意：轮流。三段路，每一段由不同的人指路。我的主意：不指的人来指路、开路。另外两个人只看得见小剧场。胡莉塔的主意：现在就开始。

“第一段谁指路？”
我们三个同时指了出去。每个人指的都是另一个人。

托尼奥把它记了下来。艾琳在门口等着，拿着文件夹。她也不发表意见。



抬起小剧场之前，胡莉塔说：

“有件事。星期三我给了一个只有诺娅听得懂的指示。后来我又说：‘古尼迷路了。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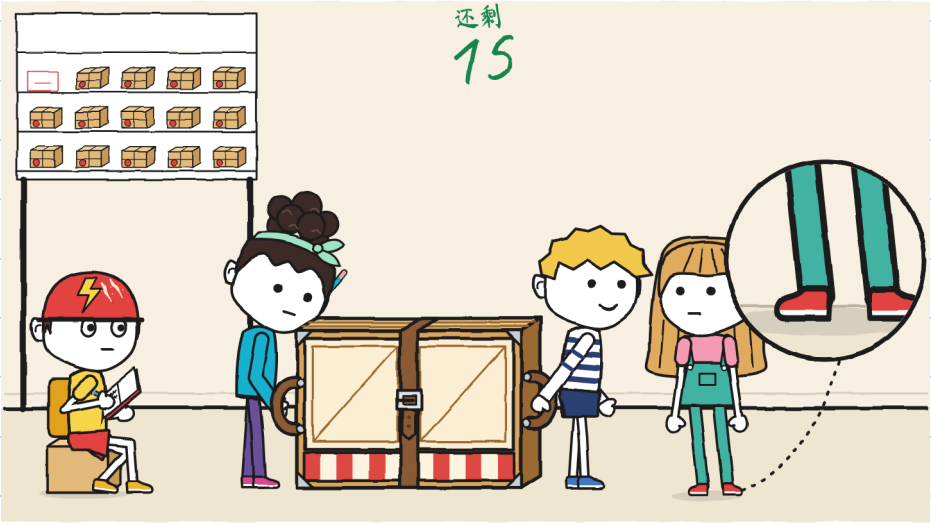
她没再说别的。不用说：什么都在里面了。

“好，”我说。这是我从诺娅那儿学来的。

“鱼的哪一边缺鳍？”我问。

“左边，你走过去的时候看。在喷泉那儿，向左转弯。我提前五步提醒你。”

“这才是指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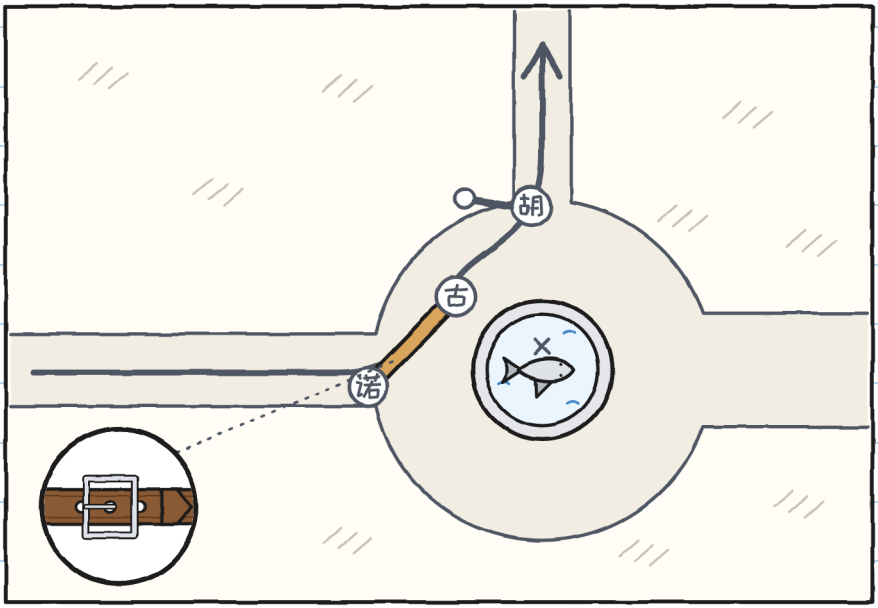
两只脚都没动。你去看图。—J.

第一段。诺娅把绑带扣在第二个孔上。

“五步……向左转弯！”
“绑带！”诺娅说。她拉住了它。

我们绕着瘸鱼转了一圈。好像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没有一声咔哒。

“第一段：六分钟，”托尼奥说，“重来：没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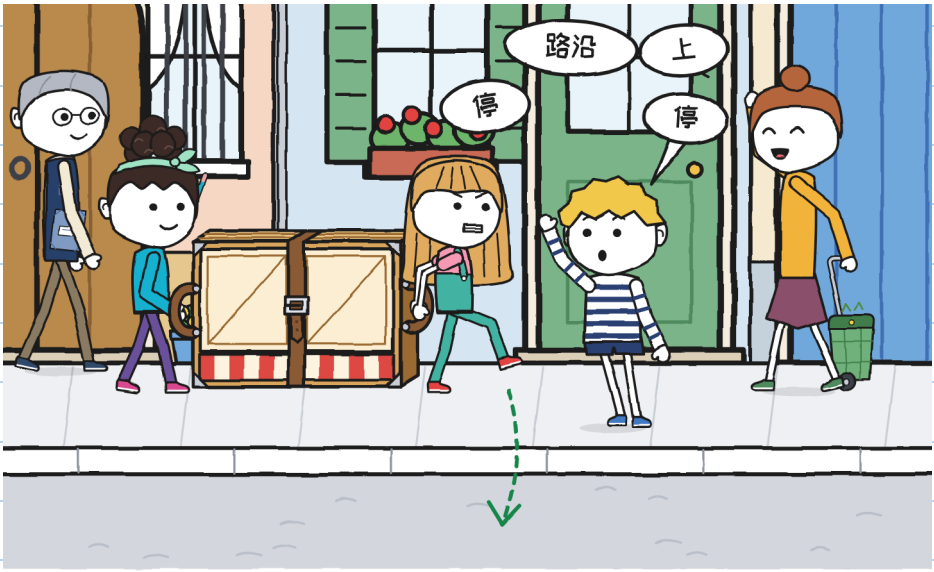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段，从喷泉到拐角。指的是胡莉塔和诺娅。指路的是我。

我是这样指路的：

“三步。停。路沿。上。两步。停。一位女士。您好。女士过去了。四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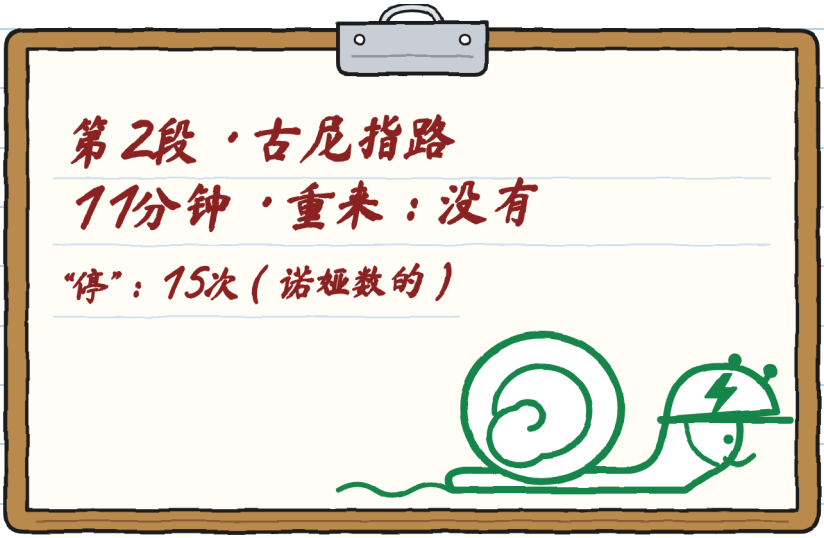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走在前面，抓着她的提手，不出声。她的脚往近路上去。她又把它收回到我的路线上。



“第二段：十一分钟，”托尼奥说，“我从没量过更慢的。重来：没有。”

我第一次指挥了点什么。而且什么也不用重来。

“你说了十四次‘停’，”胡莉塔说。
“我数了，”诺娅说，“十五次。”
“有六次是多的，”胡莉塔说，“可是每一次我都停了。”



我一次也没争。牙都咬疼了。—J.

第三段，从拐角到院子。胡莉塔和我抬。诺娅指路，拿着挑战赛的地图。艾琳给了每支队伍一张。

走了二十步，诺娅停下了，就在运河小巷开始的地方。

“不对。”

“什么不对？”

“地图让我们走这边，去老门。我们是从栅栏门进，它在另一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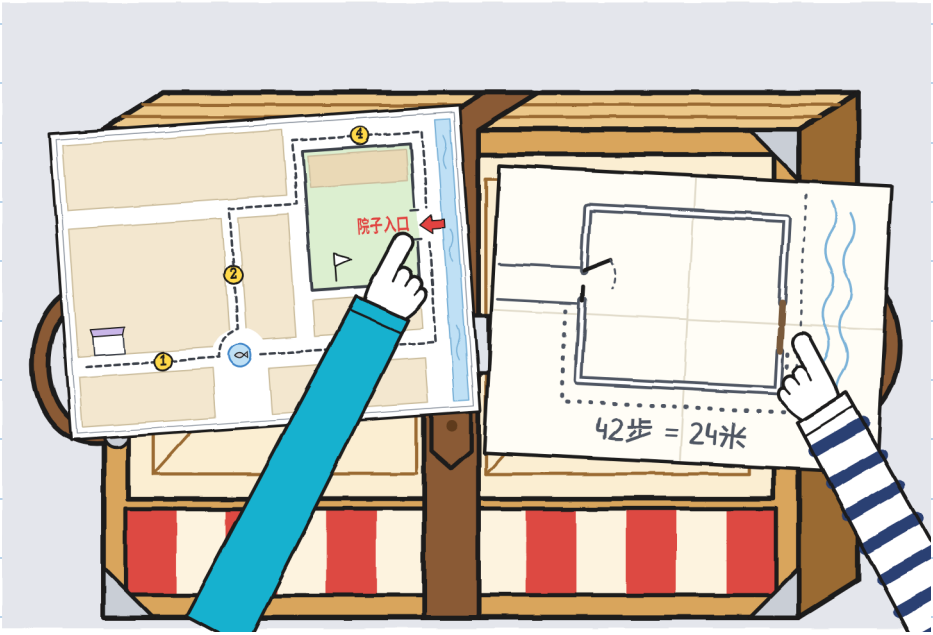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把小剧场放在地上。先放下，再讨论。

我把我的平面图放在她的地图旁边。地图上只画了一个入口。不是栅栏门。是老门。

“这是一张旧地图，”我说，“是还从那边进的时候的。”

从那儿到栅栏门，有诺娅的四十二步。或者我的二十四米。用她的步子和我的卷尺，我们量了整个街区。



“我们告诉艾琳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还有别的队伍，”诺娅说，“不然步行的人会走进小巷。带着自行车。”

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同意。

艾琳用一支红笔，一张一张地改了地图。托尼奥看了看自己那张。

“闪电本来要照地图上写的进去。”

“你们从那边进，”艾琳说，“对自行车来说，地图是对的。碰巧。”



我们回到拐角，把第三段重走了一遍，这次一直走到栅栏门。胡莉塔和我抬。诺娅指路、开路、提醒。一下子全包了：

“停！我扶着门扇！过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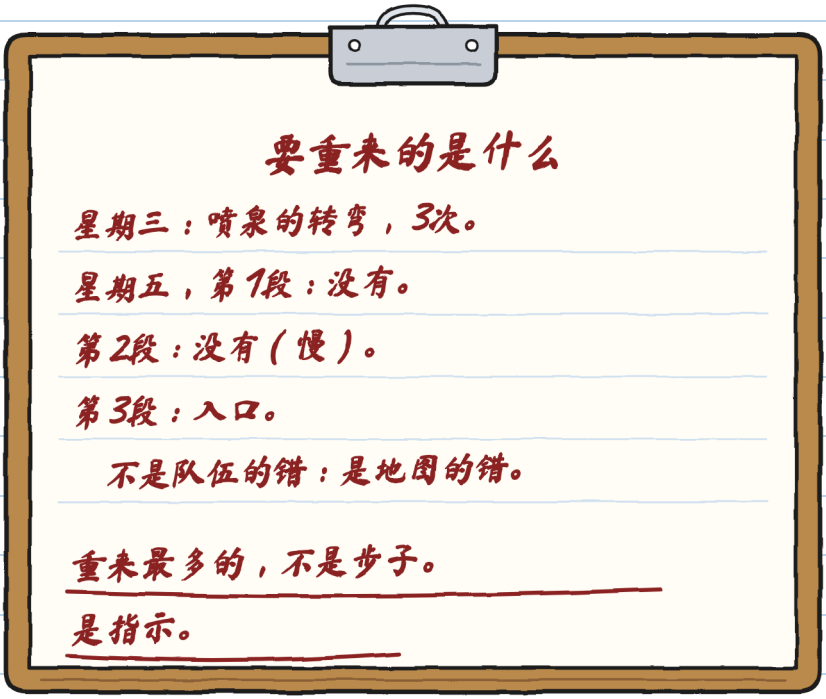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过去了。我把三人计填上了。

	抬 	指路 	开路 	提醒 
拐角 → 院子	古尼和胡莉塔	诺娅	诺娅	诺娅：“地图是错的”

这是第一行所有格子都填满的一行。第四格，提醒那一格，是诺娅填的。

栅栏门很沉。诺娅用后背顶住了它，就像你星期二那样。我来记，因为你不会记。 —J.

托尼奥给我们看了他的记录单。



“最后这句是意见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这是数据，”托尼奥说，“在闪电，一个方向说错了，要花两次代价：去的时候，和回来的时候。”

托尼奥戴上头盔，去练习了。叮铃。

晚上，在店里，玛拉把小剧场收进她的箱子。诺娅看了看搭扣。

“明天，扣在第三个孔上。解开慢一点，但是行。”

我翻开笔记本，翻到小杠的角落。今天我一道也没画。我数了四次分歧。我都大声说了出来。赢了一次。

没问我就决定了：||||

没问她们就决定了：|

星期五。

分歧：4次。

说出口：4次。

赢了：1次。



你赢的那一次，是争论之前先把小剧场放到地上。那一次送给你。 —J.

第5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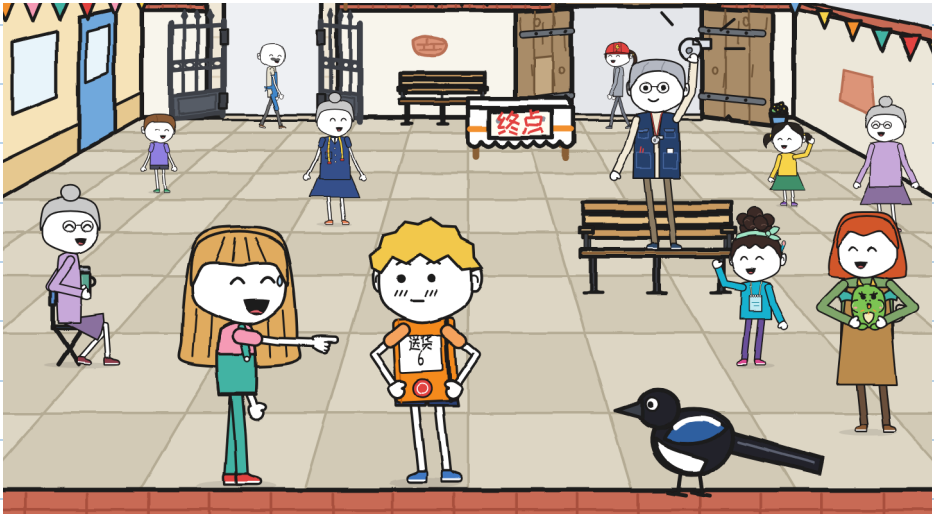
先到重要吗？

星期六，我穿上了星期六的橙色T恤。

“跟笔记本是一套，”胡莉塔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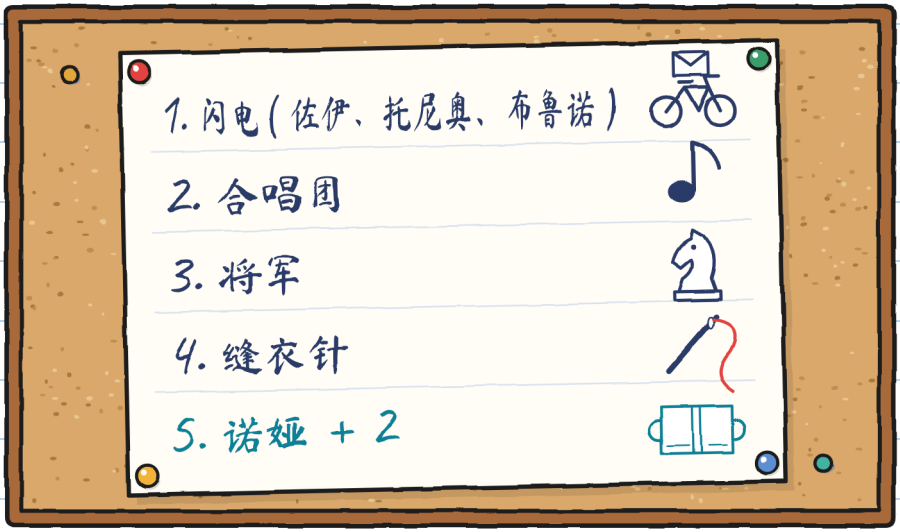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点，院子的两扇门多年来第一次都开着。人从两边进来。艾琳拿着哨子，说了规则：

“每支队伍抬着自己的东西，经过所有站点，送到这里。抬着东西不能跑。谁跑了，谁重走那一段。不重走的，赢时间。”



名单上有五支队伍。闪电带着一个信封，骑自行车。合唱团，带着一个乐谱架。象棋组，带着一块巨大的棋盘。缝纫组，带着一个没有头的人台。

诺娅星期一写上了我们这一支，那时她还不认识我：



“我们是‘诺娅 + 2’，”我对胡莉塔说。
“我是那个2，”她说，“你是那个‘加’。”

每支队伍从自己的东西过夜的那扇门出发。安东尼奥先生给我们发令。他住得近，从来不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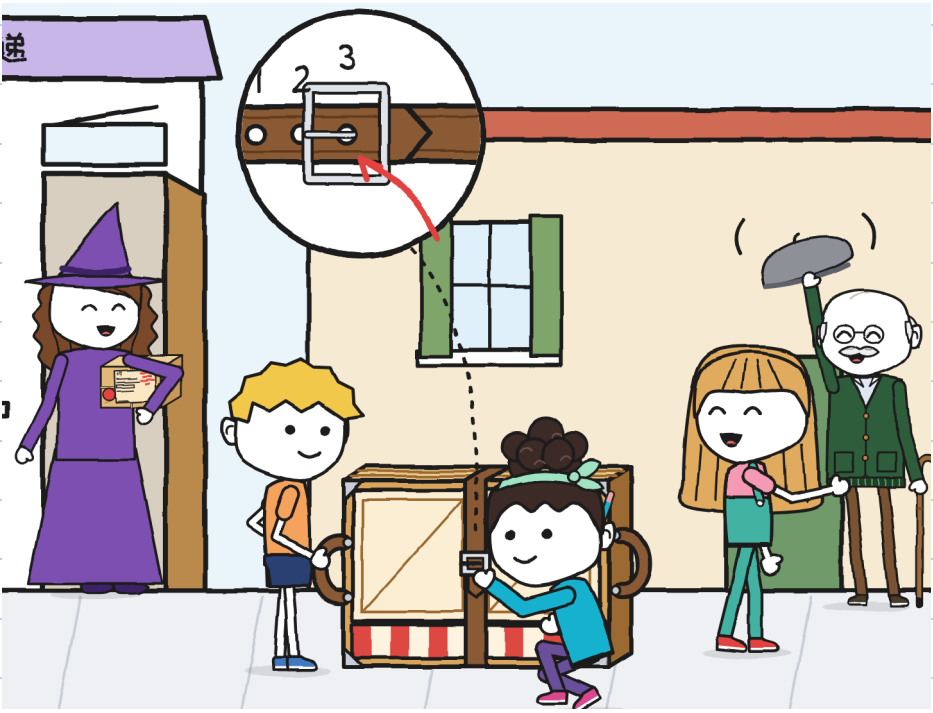
玛拉把小剧场拿了出来。诺娅匆匆扣好绑带，我们把它抬了起来。咔哒！一块板子开了。

“放地上，”我说。

没有人争。诺娅又把绑带慢慢扣好，扣在第三个孔上。她拉了两下。

安东尼奥先生放下他的贝雷帽：出发的旗子。

“慢慢来，”他说，“这样才到得了。”



第一段。胡莉塔指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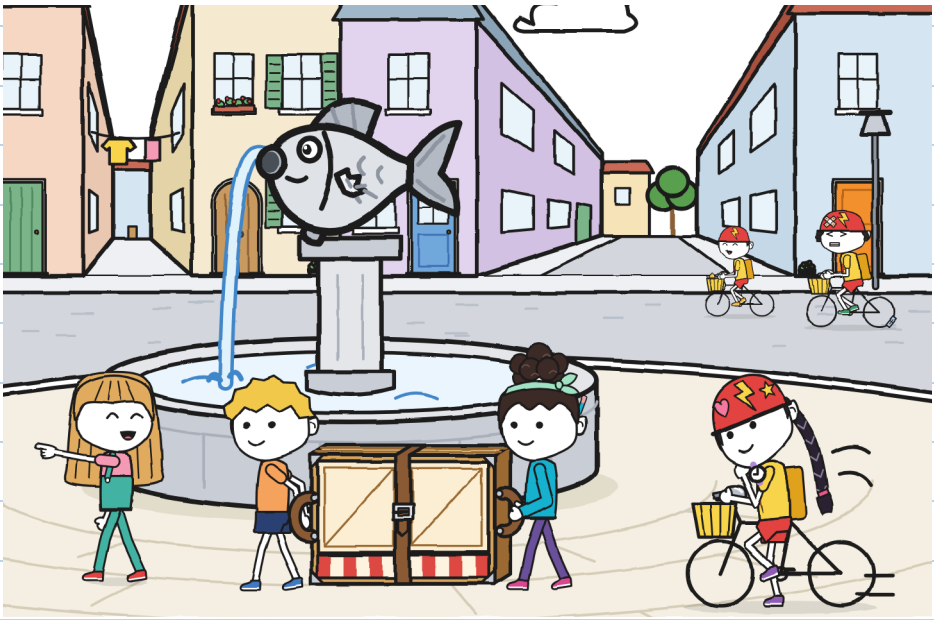
“五步……向左转弯！”

“绑带！”

我们慢慢地绕着瘸鱼转，占满了拐角。佐伊骑着车来了。她是第一个。她刹住车，一只脚踩在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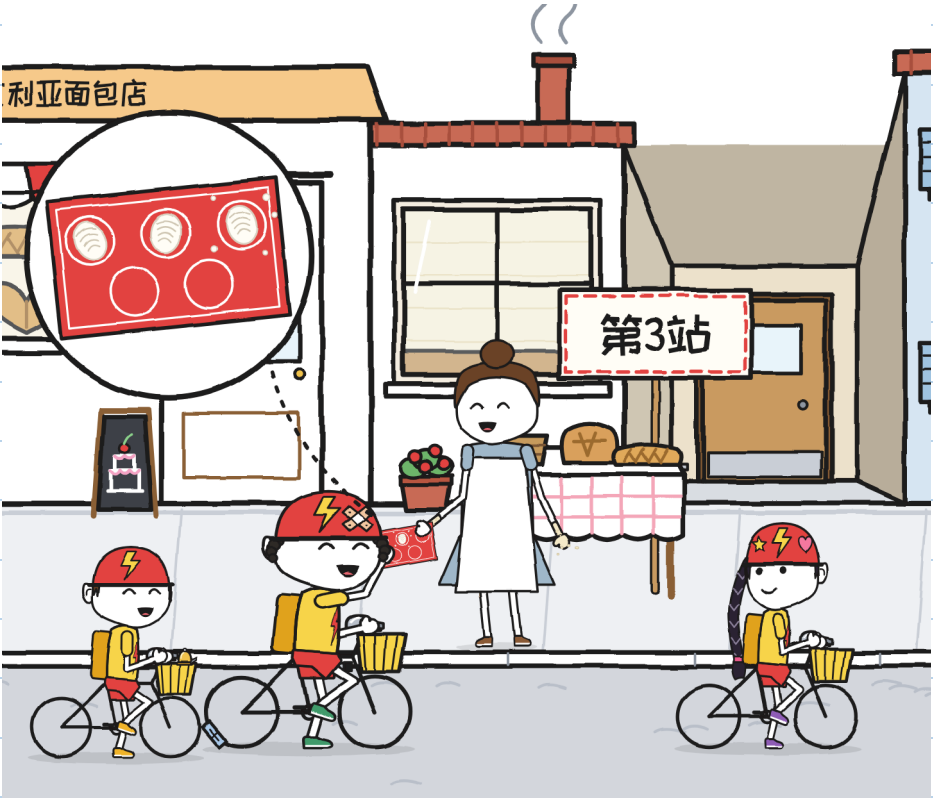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先过。带着那个不能跑。”

佐伊一直等到我们出了弯。然后才走。我们在她前面走了二十秒。是她自己量的。



每个站点都要在卡片上盖章。在面包店那一站，艾利亚用沾满面粉的大拇指盖章。

闪电超过我们三次，每次走不同的街。托尼奥两只手都握着车把，在拐角摇铃。布鲁诺拿着信封。佐伊在每个站点等着。三个人都到了，她才碰卡片。



第二段，合唱团带着乐谱架超过了我们。他们是跑着的。艾琳的哨子响了，他们回到喷泉，轻轻地唱着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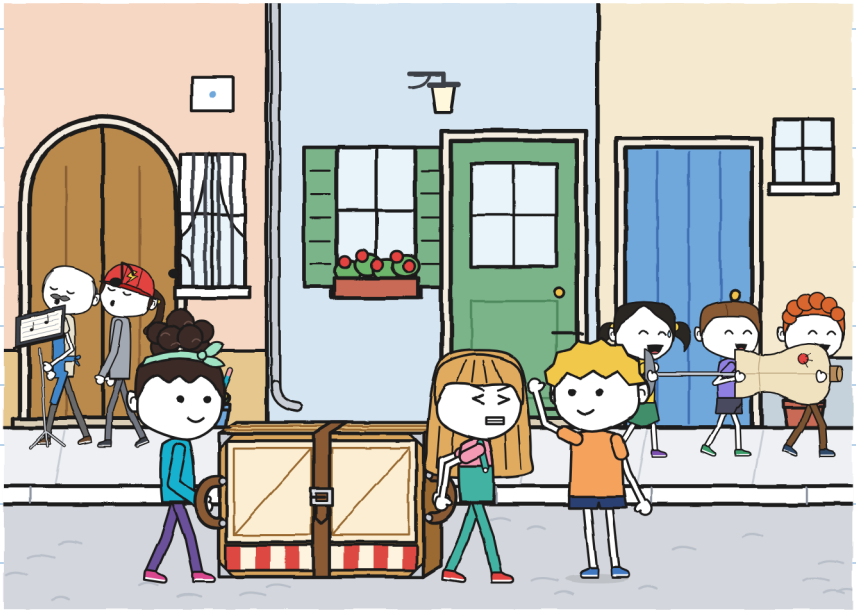
象棋组超过了我们。连人台也超过了我们。

胡莉塔没有跑。好吧：她的一只脚动了。她又收了回来。

“先到重要吗？”

“标签上没写‘先’，”诺娅说，“写的是‘折好’。”

“路沿，”我说。



第三段。诺娅指路，一直到栅栏门。我们在那儿把小剧场放到地上。

“谁开门？”胡莉塔问。然后等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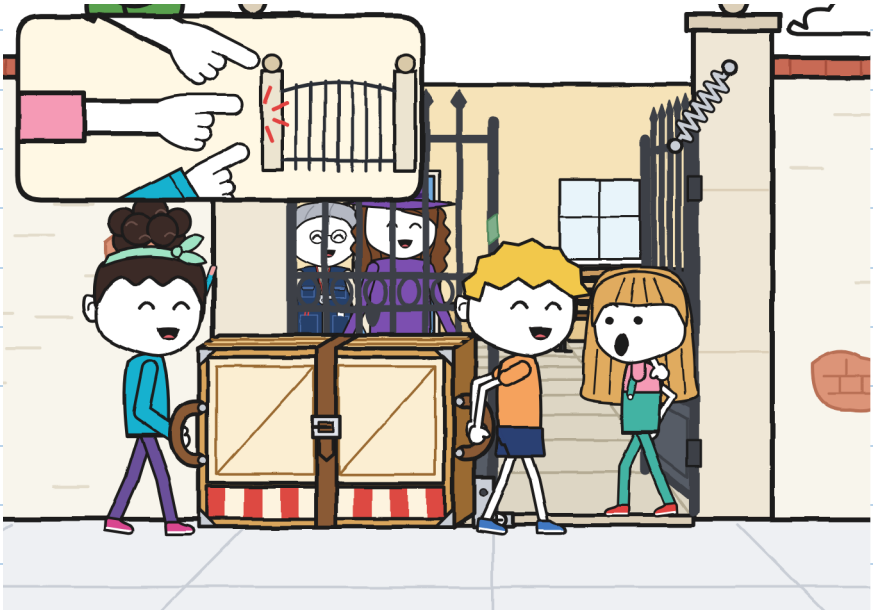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三个同时指向同一个地方。诺娅指栅栏门。胡莉塔，栅栏门。我，栅栏门。我们笑了：这样没法决定是谁。

“你，”诺娅和我说。诺娅站到了提手旁边。

胡莉塔用后背和两只手顶住了栅栏门。

“停！我扶着门扇！过！”

我们过去了。折着的。完整的。



“四十一分钟，”艾琳说。

闪电用了十四分钟。他们三个坐在自行车旁边，一滴汗也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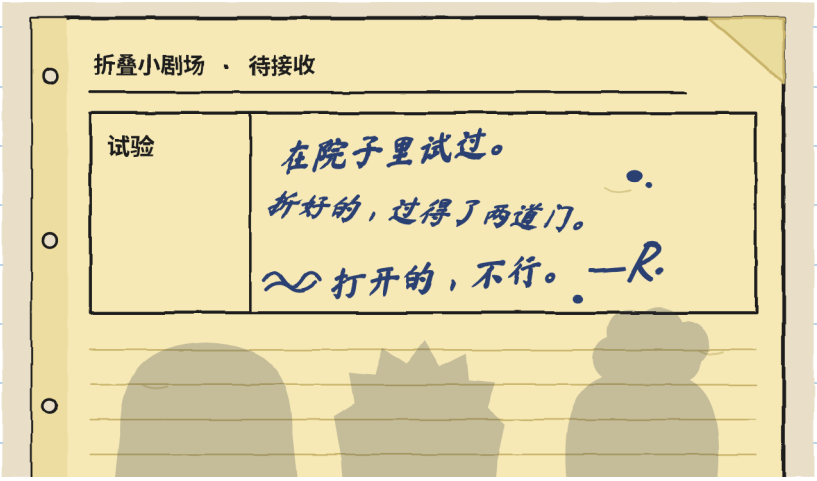
玛拉夹着箱子来了。艾琳看了看小剧场，折好的，放在院子的地上，绑带在原位。她把登记册那一页给玛拉看。胡莉塔把绿色的笔递给了艾琳。

“对我有用，”艾琳说。然后在标签上签了字。



标签上出现了“已送达”三个字。没人写过它。

艾琳打开清单，就是中心的物品单子。小剧场已经有一页，页上有一行旧字，字迹非常难看。



“这是在我之前的事，”艾琳说，“我不知道这是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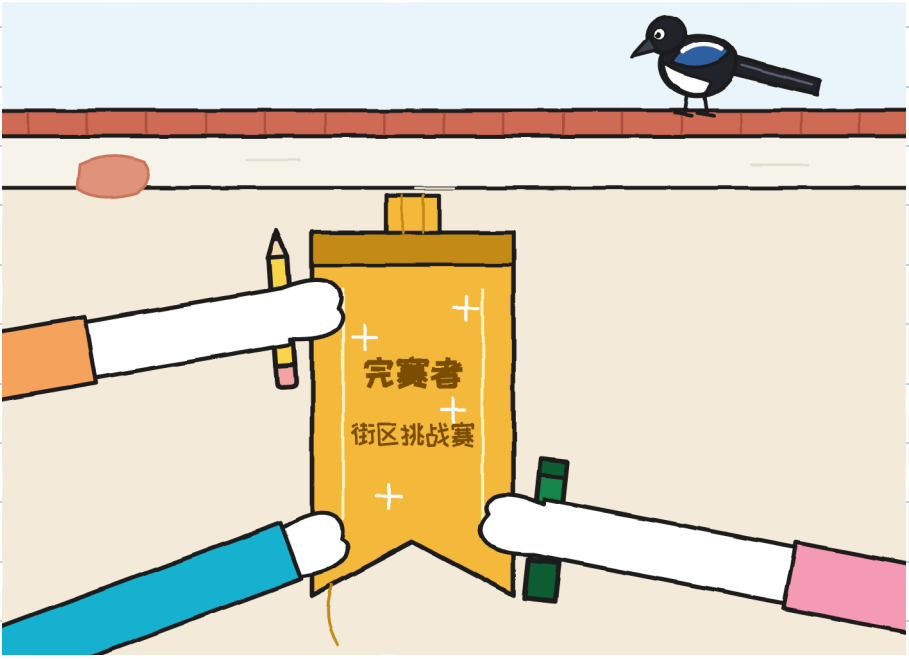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也不知道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不过我们在慢慢弄清楚。”

R.来过那个院子。在寄出之前，试过这个小剧场。这一回量了两道门：栅栏门和老门。

艾利亚的门。院子的两道门。量门。我留着给档案卡。—J.

闪电赢了，一段也没有重走。奖品是艾利亚做的一个大面包，上面用面粉写了个1。佐伊把它掰成了三块。布鲁诺的那块和佐伊的一样。

艾琳给了每支抬着东西完整到达的队伍一条缎带。



“完赛的人，就是最后一个到的，”胡莉塔说。
“是走完全程的人，”诺娅说。
“我们是最后一个走完全程的，”我说，“两种都对。”

“它已经在这儿了，”艾琳说，“我们来第一次用它。”

玛拉和艾琳把它打开。我们站在后面。我们有两分钟来编一场演出。诺娅分配角色。她先问：

“谁想少说话？”

我举起了手。

面包屑从维拉身上挣脱出来，飞了一米。她落在一块板子上，尾巴垂在窗口前面。已经是演出了，而我们还没开始。



演出的名字叫《不想进去的包裹》。胡莉塔演玛拉，头上戴着一顶纸帽子。诺娅演所有的门。我演包裹，在窗口。

“工作坊？”诺娅说，“这儿是缝纫。”

“退件，”我说。

我说了九遍。观众数着。到第十遍，诺娅张开双臂，我说了另一个词。

谢幕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一起探出头。容得下。挤得很。



不是分成一块一块。是每个人挤一挤。 —J.

第 6 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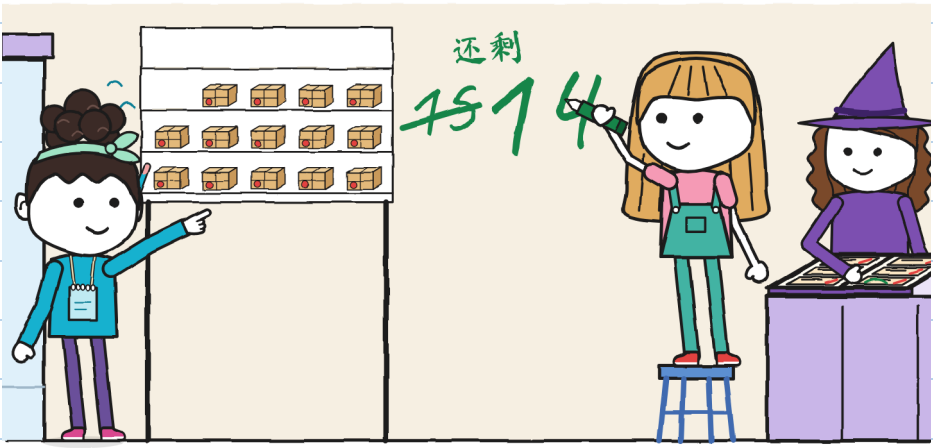
比赛结束以后，还剩下什么？

下午，我们带着标签回到店里。诺娅也来了。胡莉塔看了看牌子，又看看玛拉。

“我可以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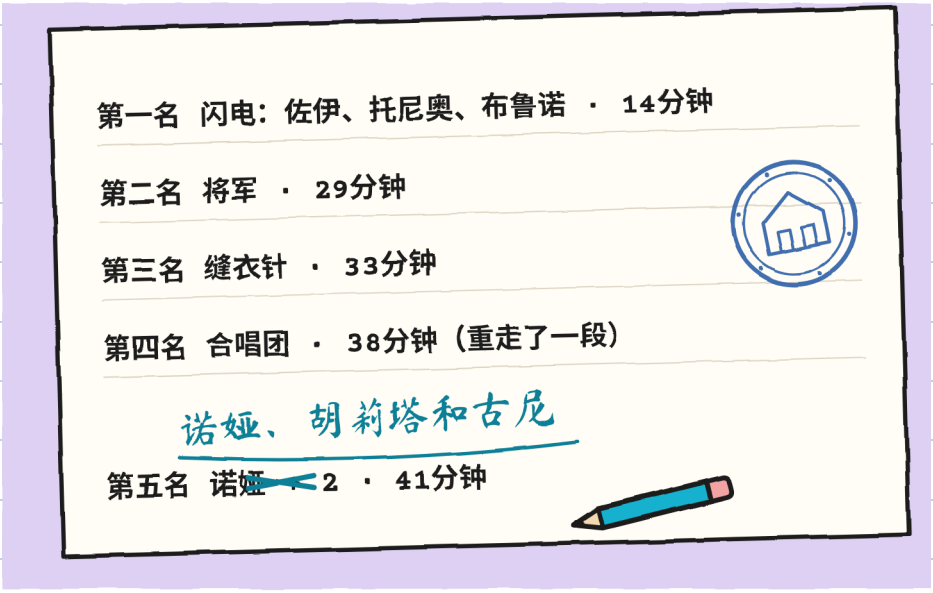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你的牌子。”

胡莉塔划掉了15，大大地写上14。玛拉把标签贴在她的册子里，和另外五张在一起。



诺娅小声数了一遍。她数出来是十四。她会数数。——J.

托尼奥带来了排名。我把它记在了笔记本里。



我看了两遍。“布鲁诺”完完整整的。没有划掉，上面也没有别的东西。

诺娅用她的青绿色铅笔，把我们这一支改了。没有人叫她改。

“星期一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，”她说，“好吧。是不知道古尼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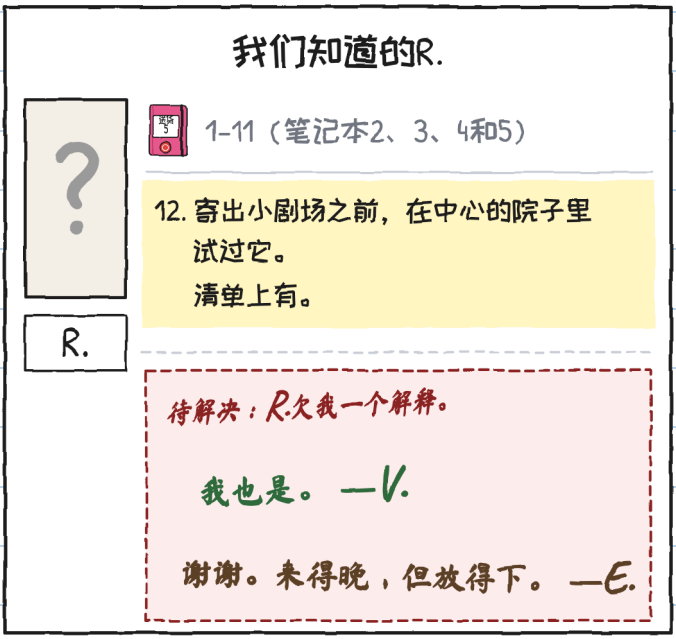
我拿出R.的档案卡。上面有十一条线索。我又添了一条。

托尼奥读了。他还读了自己的那条，在更下面。他什么也没划掉。

“它试过小剧场，”他说，“我的铃铛，它没试过。”

“这个我们不知道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任何一份清单里，都没有一行字提到我的铃铛，”托尼奥说。这也是真的。



然后我把平面图放在柜台上。它已经没有折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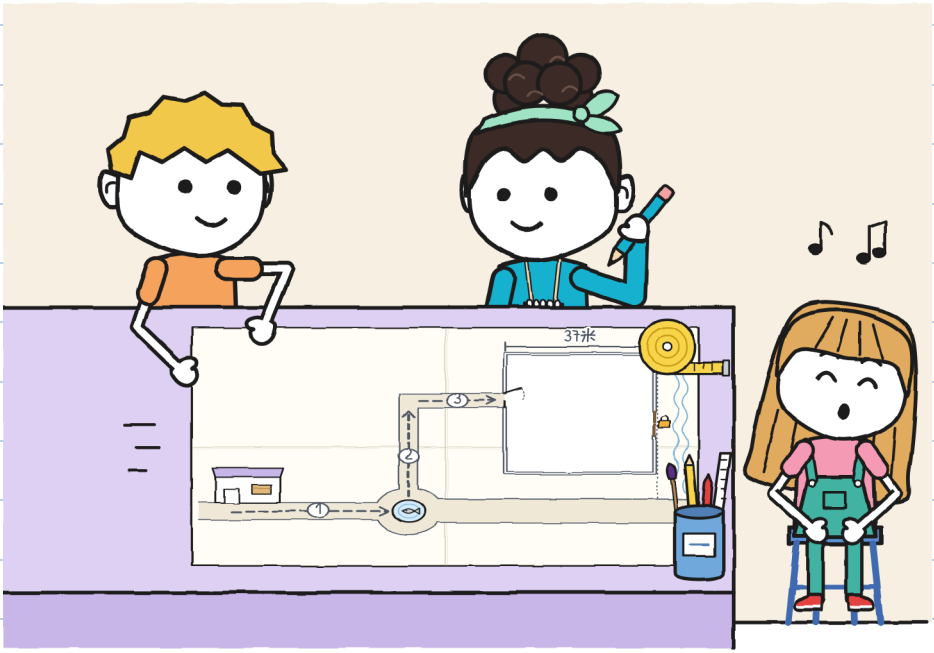
“缺了你的那一部分，”我对诺娅说，“从喷泉往那边去的。那些街，我只知道米数。”

诺娅看了看胡莉塔。胡莉塔看着天花板：这是她不插手的方式。

“我能在上面画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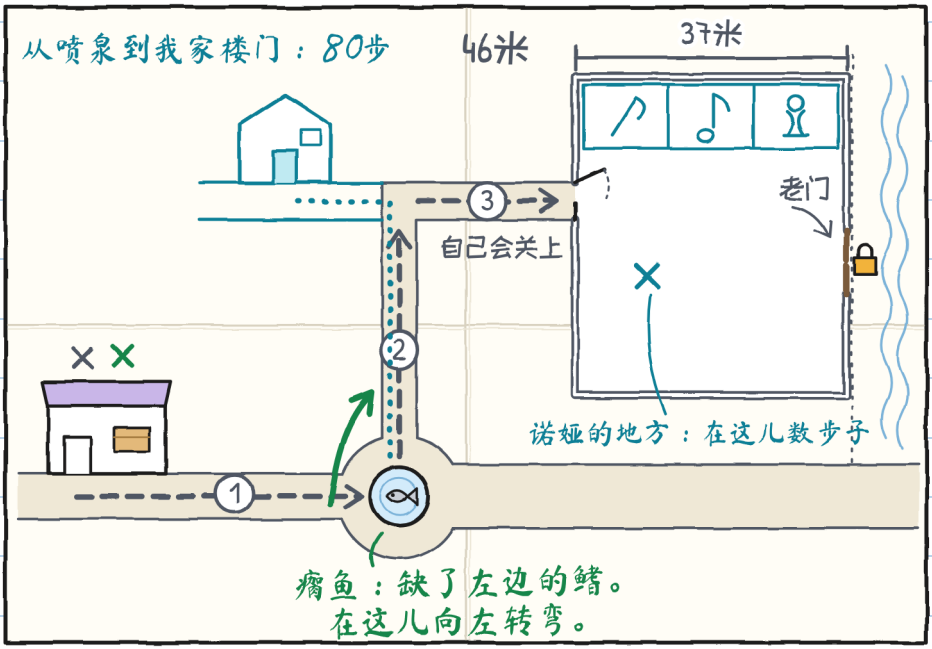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拿给你看的。”

诺娅从耳后抽出了铅笔。



诺娅添上了她的街、中心的里面，还有用步数量的距离。我把米数写在旁边。胡莉塔等不及了，写下了喷泉的说明牌。

三个人的街区平面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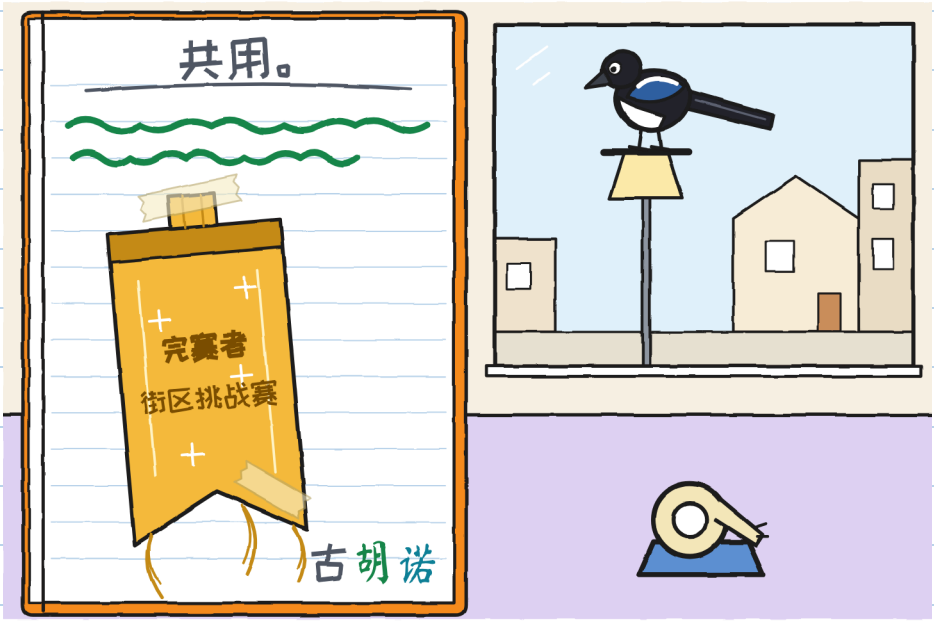
她们画的时候，给我讲了瘸鱼的故事。很长。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。不过现在我知道了。

特别精彩。可是我们讲得不好：我们一起说话。 —J.

胡莉塔的手腕上系着缎带。已经有三根线头松开了。

“要是我留着，到了星期一，就只剩线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把它放进笔记本里吧？”

我们把它贴在第一页，“共用”的下面，两头各用一小段胶带。我把它画上了，连同松开的线头。要是散了，就散了。我不会把它画得比实际更新。



我的本子没有你的合得那么严。所以才这样。 —J.

诺娅经过我的允许，把页数往回翻。她翻到小杠的那个角落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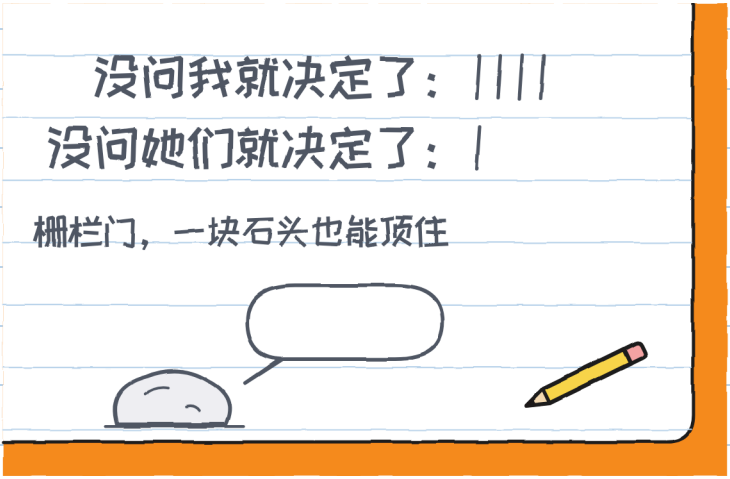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笔我记错了的账。”

“那这个呢？”她大声念了出来：“‘栅栏门，一块石头也能顶住。’”

“我星期二想到的。”

“一块石头不会说‘路沿’，”诺娅说，“也不会说十五次‘停’。”

我没有擦小杠。用铅笔写的，可以擦，可我不想。



别擦。它们有一点是我的。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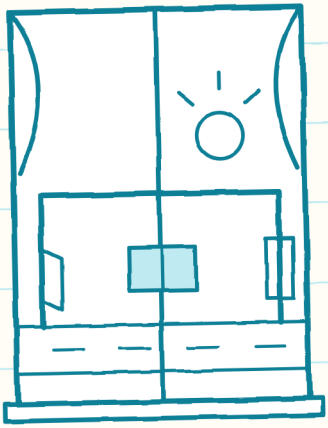
星期天，天亮的时候，诺娅去看着。她家就在中心对面。九点，她给店里带来了一张字条。她是一边数着步子来的。

7:38：小剧场，在工作坊里，折着。

7:44：天亮了。没有动。

7:50：还在。走过的步数：零。 —诺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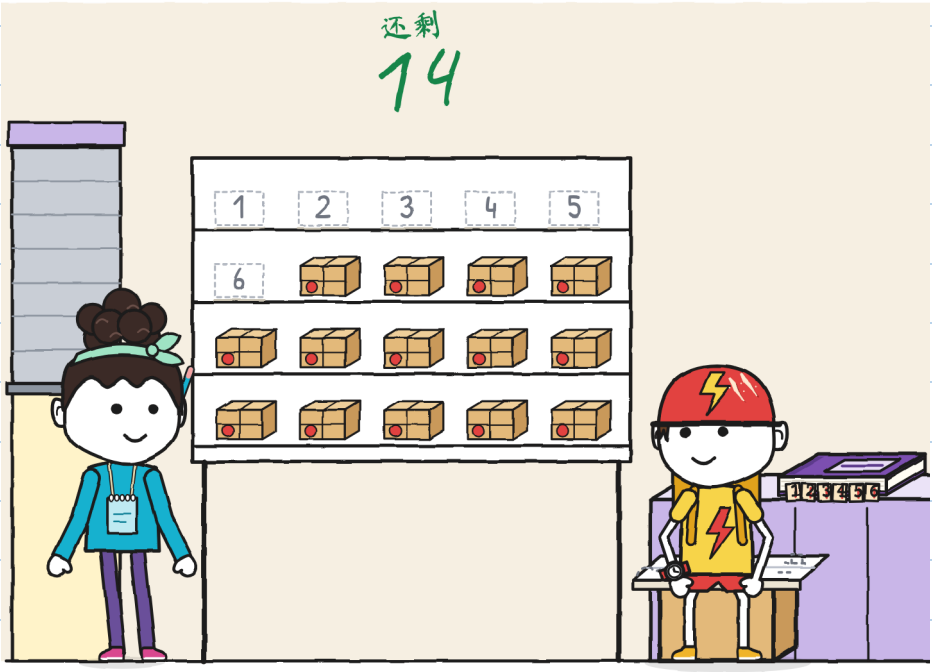


她看得比我好，数得比我好，也不会做面包。三样里占了两样。 —J.

玛拉把卷帘门拉起一点，让我们进去。我画了货架：十四个包裹和六个空位。牌子不用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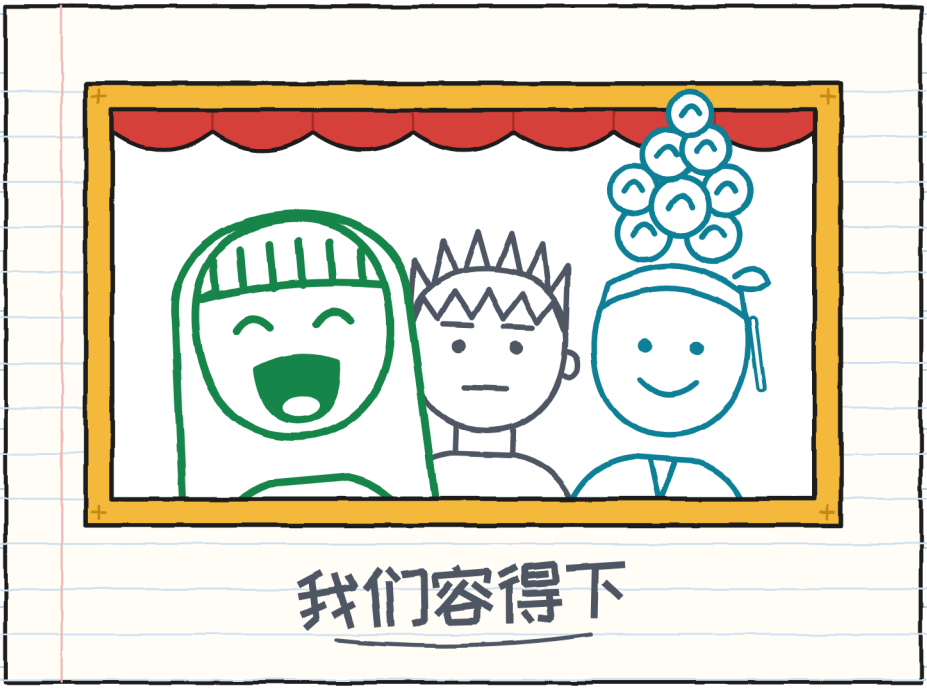
“六个，”玛拉说。然后合上了她的册子。

托尼奥坐在他的箱子上，戴着头盔，虽然是星期天。诺娅站在门边。没有人对她说“坐下”，也没有人对她说“走吧”。她来，是因为她想来。而且星期一她有排练。



为了结束这个笔记本，我画了小剧场的窗口，空的。

每个人把自己画了进去。我用铅笔。胡莉塔用绿色。诺娅用青绿色。诺娅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之前先问了我。胡莉塔没有。



共用就是共用。第一页上写着呢。—J.

6号交付。一段一段来：

路段		谁抬的	谁指路的	要重来的是什么
	店 → 癞鱼的喷泉	古尼和诺娅	胡莉塔	喷泉的转弯（三次）
	喷泉 → 拐角	胡莉塔和诺娅	古尼	没有（不过很慢）
	拐角 → 院子	古尼和胡莉塔	诺娅	入口：地图是旧的
	星期六	三个人	三个人，轮流	绑带（第二次，在第三个孔上）
	在我们之前	玛拉，一个人	没有人	九趟
	R.	?	?	我们不知道

	抬 	指路 	开路 	提醒 
1	古尼和诺娅	胡莉塔	胡莉塔	胡莉塔
2	胡莉塔和诺娅	古尼	古尼	古尼
3	古尼和胡莉塔	诺娅	诺娅	诺娅

三个格子。好吧，四个。三个名字。一个都不空。—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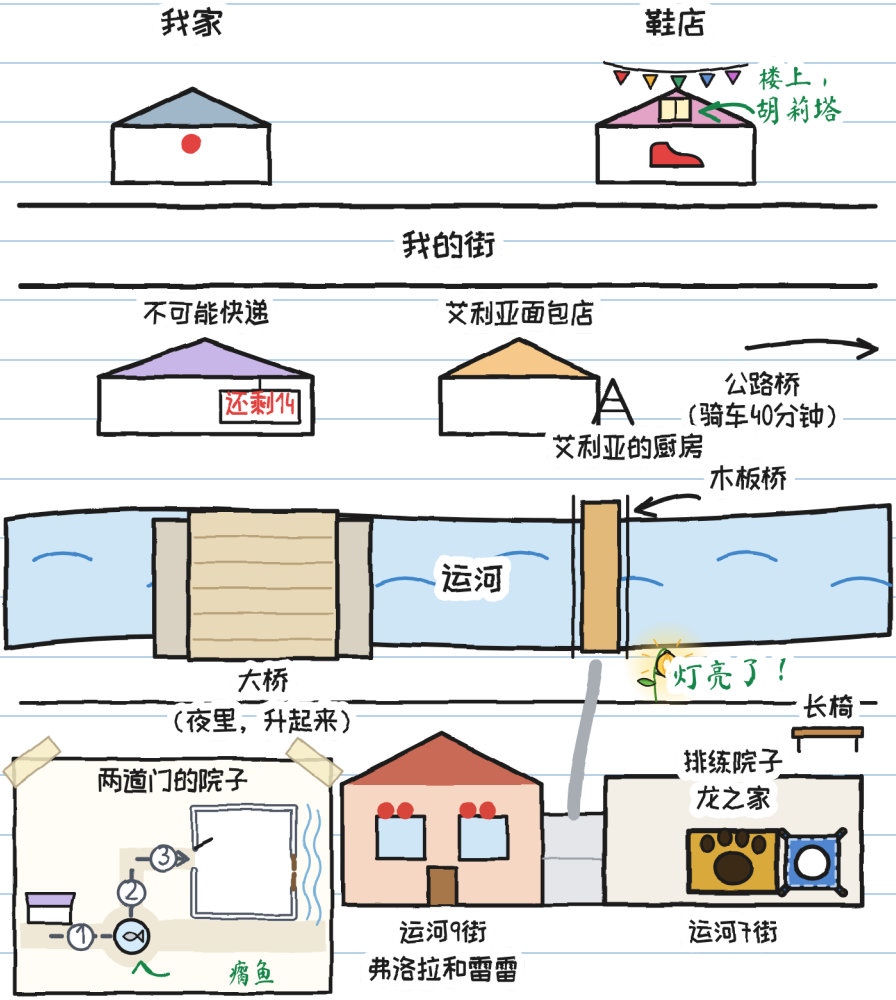
（马上就来）



这一回，标签上写了一个钟点。到那个钟点，我已经穿着睡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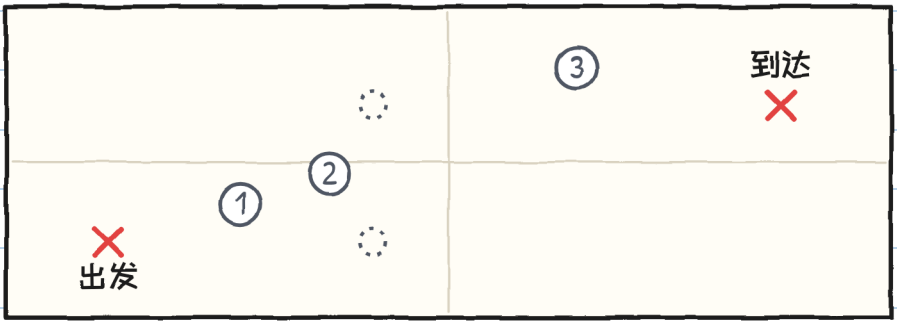
别人都打烊的时候，谁还醒着？除了我。 —J.

街区（第6版）


我家
鞋店
楼上，
胡莉塔
我的街
不可能快递
还剩1个
艾利亚面包店
艾利亚的厨房
公路桥
（骑车40分钟）
木板桥
运河
灯亮了！
大桥
（夜里，升起来）
长椅
两道门的院子
排练院子
龙之家
瘸鱼
运河9街
弗洛拉和雷雷
运河7街

你的行程

谁抬？谁指路？谁开路？谁提醒？



三人计

	抬	指路	开路	提醒
路段1				
路段2				
路段3				

如果某一格里总是同一个名字，就换掉它。——J.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一共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的页面和插图都一样。XL是一本小说。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同。

尺码 XXS · PRE-A1
古尼写了一个词，还留了地方。你看见“共用”这个词了吗？

尺码 XS · A1
我只写了一个词。我留了半页空着。它连一分钟都没空着。

尺码 S · A2
第一页我写了一个词。我留了半页空着，以防万一。它连一分钟都没空着。

尺码 M · B1
第一页我只写了一个词。我留了半页空着，以防万一。它连一分钟都没空着。

尺码 L · B2
第一页我只写了一个词，还留了半页空着，以防万一。它连一分钟都没空着。

尺码 XL · B2-C1
插图小说 · 13+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个小剧场。 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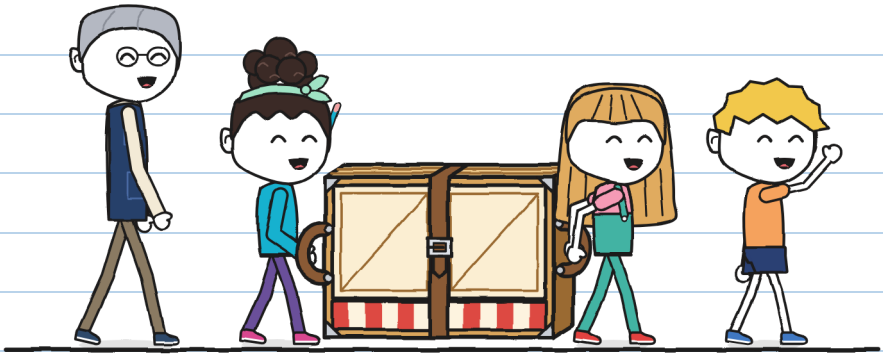
给家长和老师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

真正的搬运：该怎么做

1. 出发之前，先看一看整条路。
2. 一个人空着手走：开门，提醒大家。
3. 手放在提手上。远离合页和扣件。
4. 抬着东西，不要跑，也不要比赛。
5. 如果有人说“停”，所有人都停下。
6. 先放到地上；再讨论。
7. 大件的东西，要由两个人一起打开和折起，还要有一位成年人在场。

“只在故事里”这个印章标出的，是故事里可能发生、真正的搬运里却不会发生的事。



如果你对路上的情况知道些什么，请提前说出来。—J.